

續金華叢書





柳待制文集卷七

續金華叢書

制 代人作後語亦同

趙王封贈三代制

丘鄰察贈靖忠保德和義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諡康僖制

先德後功周室所以開守文之治左宗右戚漢廷所以推廣愛之仁
粵我熙朝肆崇勳籍爰念副駢之盛載頒贈襚之華具官某至大能
剛誠善不伐雖生知於孝友亦世篤於忠貞配大姬車服之多而動
無踰節襲元戎旂物之貴而出則專征惜不百年成子一障方懋式
商之命用恢全趙之封死也如存極三公而論爵沒則有諡合二美
以易名以寧假廟之靈以衍配天之澤於戲昭昭在上爾母忘陟降
之恭赫赫厥聲予亦有封建之福歆時寵渥光對前聞

木忽難郇王贈亮節輯眾保義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諡惠襄制

元功次簿賢實著於邦彝異姓眞王貴貴無踰於戚畹爰舉追褒之典以隆勸厲之仁匪曰私親其惟本始具官某大圭不琢雅量有容愛士甚於扶傷卹民幾同拯溺念烈祖首歸眞主茂開社稷之勳肆累朝得尙元姬申侈車旂之錫每虛懷而挹損遄御氣以遐征是用哀對寵光肇加美諡上公九錫旣峻陟於維垣大國三軍亦就更於全趙於以示旌勞之厚豈徒爲備物之彰於戲扞城而矢腹心已予躬之不閱聯嫻而託肺腑賴爾後之多賢祇服異恩式承嘉薦

木安趙王贈繼志樂善全節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諡簡穆制

三恪封陳重是神明之胄外戚在漢豈皆恩澤之侯睠爾勳賢維予肺腑惕容儀其旣遠侈命數以獨隆具官某暉若春温嶷然山立仁民等於愛物養性推之事天稽首而稱北藩祇服皇明之被奉圭而朝上國式觀侯度之修持一矢以招魂指孤城而隕涕屬定鼎卜年之伊始宜出綸揚渙之有光國本王封遂升庸於元宰諡則周道爰

誅行於奉常極臣號以加崇爲增車而增賁於戲帝室之親曰甥舅
已莫資夾輔之勤君子之澤在孫曾尙克相諡謀之永庶憑臍蠻不
輅寵休

回紇追封趙王公主

皇祖姑

王姬下嫁匪誇車服之儀戚里聯嫺有焯旂常之績屬新鼎命用錫
綸音某星婺騰輝天潢毓秀正家而尊五典出言必盡於箴規成化
而本二南動作無踰於矩則嗟月輪之旣缺睇風馭以奚攀大邦爰
啟於封圻貴主肇隆於位號式流終譽豈務私恩於戲揄翟褱衣等
殺猶存於后飾畫堂甲觀宴娛緬想於神遊咨爾營魂承子休寵

阿實忽都魯封趙王公主

皇姑

周厚懿親服在宗盟之列漢尊太主具如藩國之儀方胥樂於燕詒
宜亟申於褒寵某天支秀曄坤德柔嘉肅雍觀婦道之成庶倫以正
順巽得家人之吉時義有閑被象服以攸宜乘翟車而肆覲朕方悖
敘九族問及諸姑爰疏封國之恩以楹保邦之慶於戲彤管有焯尙

無忘女史之書大禧是承以克享壽眉之介益昭殊眷丕格繁釐

阿刺的納八刺追封趙王公主

皇姊

公主亦號帝姬周道實嚴於貴貴侯王厥有國邑漢儀兼示於尊尊
允懷同氣之親誕錫均釐之貺某懿恭維則柔順可貞純化覃於家
邦美行應乎圖史昔祖姑監國輔成定命之基今伯姊在天與享肇
禋之福號名既正本榦益隆庶徼顯孝之靈以篤孝孫之慶於戲下
王后猶一等豈車服之維多封異姓以七旂尙旂章之未備舉茲常
典慰爾營魂

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李倜封贈二代制

祖懋故河東宣撫檢察使贈嘉議大夫吏部尙書上輕車都尉
尉追封冀寧郡侯諡文惠

錄再世所以廣恩朕亦嚴於馭貴活千人者必有後爾惟篤於象賢
瞻時進讀之臣應我申褒之律其昭先美以示隆私具官姓某祖具
官某直養以全剛靜修而致遠方聖武伐太原之日孳生靈歸中國

之仁布衣而借前籌幕府以爲巨障寇恂還守河內上切正切於轉
輸馬援去卧壺頭壯節自甘於歛退迨今墓上征西之字比之襄陽
墮淚之碑齋後而德已滋詒謀而報不食爰舉易名之典肆加旌土
之華於歲命數視其孫惟毋嫌於少殺節惠壹於行直亦詫于非常
咨爾營魂歆予寵渥

父昱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贈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
慰使護軍追封冀寧郡公諡忠敏

予嘗可論其世王者推廣孝之仁積德不必其身大夫有顯親之義
若時令子維予近臣追榮式應于邦彝初命遂加於公袞具官姓某
父具官某卓爾能立休焉有容參元戎闔外之謀得君子師中之吉
蓋嘗執箠而計兵食入關而課民庸孔明恢蜀道之圖非蔣琬莫安
留府杜預卒荊州之伐而羊祜不見成功勳名在二子之間報効稽
十年之後流之長者必榮洛苗之遂者維芑糜來宣庸昇於高牙考
行仍申于美諡於戲氣爲物竟爲變尙炳然江漢之靈秋日嘗冬曰

林行簡文集卷一
三
烝宜秩爾豆籩之薦死如可作寵至其承

祖母張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尊祖必有所儷國家重賢賢之恩抱孫今見其成君子謂善善之澤肆因眷獎併示追褒具官姓某祖母某氏德順而莊教慈以肅公卿取爲家法娣姒視若母儀屬世嗣之升朝從良人而命爵小君所以序貴式增禴翟之華大夫則知承宗有焯形鹽之薦庶茲幽窆服我寵章

祖母蒲察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王父以孫爲尸本支宜於百世婦人從夫之爵恩禮視於諸侯其廣朕私以洪爾慶具官姓某祖母某氏柔儀範俗淑行正家早親筐筥之勤晚遂卮匱之養及燕謀而始大侈象服以斯皇一命爲榮尙不食生賢之報九原可作庶其知稽古之崇有奕寵休無間冥漠

母仇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朕大倣官聯咸有羔皮之德肆惟本始孰無烏哺之恩寵親所以履

人臣錫命所以重國典具官姓某母某氏出自仕族動爲女師采蘋
恭其先在家循於法度殷霑勸以義從政閱其勤勞所嗟風木之悲
不見樹萱之色母貴今以其子婦爵則從其夫周制稱寡小君爾尙
服漏泉之澤奠部惟方千里子敢愛大國之封旣極哀榮益隆備享
翰林承旨王約除兼太子詹事制

太子繫國本旣茂建於元良詹事猶古官茲重煩於耆艾爰當禁林
之直乃陪儲幄之遊命出自中聽學於外某學知體要行應樞機深
醇有儒者之風謙退持廉士之節頃久勞於民社遄峻陟于詞垣迺
先正其心無若裴垍之敢諫顧可託以子何嫌周勃之少文惟折旋
規矩之必端資左右侍御之皆正此事要關於輔導若人無愧于典
刑班躋少端尹之聯省給悉歸于唐府位冠大長秋之上進趨壹用
於漢儀萃茲眷禮之優示我責成之重於戲以汝爲商山之羽翼是
將觀德教於初爲予隆周室之本支以克緜燕休於後勉摠忠蓋嗣
有寵嘉

真大道教祖師無憂普濟真人劉德仁加封真君制

蓋聞大道常清淨自化固盛治之攸資至人以澹泊爲宗矧前聞之足證庸加寵澤增賁玄門某凝神若虛應物無迹知性皆本有混同孔老之間然言不離筌終始天人之際雖深藏而弗售已妙用之顯行今熙朝克美於象元肆列聖重光於巽命是用躋爾仙階之貴昭予帝祉之隆以迓蕃釐以開來裔於戲騎日月而遊四海想神馭之如存官陰陽以遂羣生尙物情之咸賴祇服茂典益暢休風

東嶽泰山加封大生制

帝出乎震始萬物以司方嶽峻干天配二儀而作主惟此云亭之祀具諸封禪之文肆考彝章特崇徽號仁存率育德載無疆出雲雨於虛空割陰陽於昏曉中州扶輿之氣豈祝融獨得其宗泰山維魯之瞻蓋龜蒙奄在其下迺欽柴而備禮洎平土以告功是爲王者受命之符亦曰庶民錫福之地想廟容之如在申帝號于大生以薦明釐以昭靈貺於戲金匱開而玉策得豈其爲方士之虛談白麟至而朱

鳳來厥亦有聖人之能事歆予時渥惟乃之休

詒

江州路聖治太平宮九天採訪使應元保運妙化助順真君加

封詒詞

朕聞大道亦強而名固具胚暉之造至人以虛爲用實高監御之司
睠茲衡嶽之佐神巍鎮匡廬之治所式稽彝典申錫嶽稱某氣孕亭
毒之先功參化育之內崇巒穹谷亦闕景以揚靈法象真圖雖無形
而有物受任十華之使寓神八極之遊蓋眾靈竦聽其撫訶而三界
總歸於巡徼謂青城丈人各主分地厥有貞符迺朱陵仙府別啟洞
天合巖明祀是則微顯闡幽之故昭乎禍福善之機用加四字之
真封對答萬年之光命於戲六號之式頒邦國朕方稱秩於無文入
卦之德曰鬼神爾尙克昭于丕應祇承茂渥益暢玄風

興國路九宮山太平護國真牧妙應普興真君加封詒詞

神張姓

蓋聞神仙能伏光匿景豈有迹之可稽山川亦舒翹揚英知炳靈之

攸在稱秩式躋于明祀出綸爰昇於真封某利以天倪動而淵默蓋
根諸性命之學至誠灼見於著龜故形爲禍福之言妙用不離於橐
籥宋代嘗禮之而賜號匡君乃邀爾以結鄰迨今羣帝之追陪猶爲
九宮而來下於戲茅初成駕龍而去長司句曲之天許宣平騎鶴而
歸不忘城陽之宅以時旰蠶服我寵嘉

表

進南郊鹵簿圖表

陽郊展采冀天地之顧歆法駕示儀象星辰之次舍茲命工人而加
繪輒於督御以上塵蓋聞大事莫貴郊禋盛禮必有樽節故鹵簿總
屬車之次而公卿在驂乘之間昉周制而已然稽唐儀而始備後先
清道單行宣六引之威左右畫衣雜采占五方之色此文事必戒武
衛凡樂聲實具禮容乃若古今輿輅之等威上下旗旒之度數非資
圖寫曷究徽章雖成能無與於咨詢而曠典尤宜於藻績用旌徽贊
期補明時此蓋欽遇云云熙洽宣光柔嘉作則戢干戈而肆夏繼序

斯皇欽歷象以授時和邦維允方員丘之建祀矧大厝之在廷彰彰
物采之多表表聲明之盛臣致君心切議禮才疎託以丹青紀太常
十二旂之部傳之琬琰揚天子億萬年之休

國子監賀太室慶成表

廟祧序正示惟辟以奉天宗室崇成知敬親而尊祖聿觀丕構益壯
洪基蓋聞昭穆配乎二儀禘祫等之百世故王者有萃渙之義而天
下形孝敬之風昔周制都宮位皆東向及漢立原廟意在別祠使非
楹桷之穹崇曷稱堂筵之修廣聖作適逢于今日孫謀直篤于前人
欽惟云云圖大宅中本仁祖義念垂衣而致治躬服采章沿乘輅以
爲邦首巖仗衛企想月遊之舊著爲時祀之彝方圖上於土功且備
聞於金奏臣某西雍應職北闕趨班髦士攸宜參工歌於九夏孝孫
有慶格神保於萬年

大駕北還起居表

振蹕上京修累朝之故實回輿北闕肅萬乘之威儀百辟承風羣黎

矯首蓋聞周室嘗別營於西鎬漢皇亦時幸於東都將令侯度之益
恭以示王靈之咸戒戎先驅而鞭日御甫瞻羽衛之隆得壯士而挽
天河已覺氛埃之淨故所至則如甘雨之澤物仰之猶若景緯之麗
空茲一人舉動之間惟萬世治安攸繫欽惟云云懋昭湯德丕顯文
謨民協于中雖明刑而不犯皇建其極實歛福以用敷從官方遄候
於雞翹父老宜竦聞於鳳吹臣某躬塵器使耳屬鸞音行葦頌功知
明時之有道蟠桃獻壽祝萬歲之無疆

御史臺賀正表

帝王御曆方開有道之長春秋首時式正履端之始乾旋坤轉雷動
風行中賀盛德在躬深仁及物恩覃肆宥歛五福以用敷洽格重熙
歌九功而惟敘穆穆龍樓之養繇繇燕翼之禎元會充廷泰和成象
臣忝司邦憲肅奉朝儀升中呼嵩嶽之三願符聖壽執法近太微之
次誓竭臣忠

監修國史賀正表

天明卽命紹開帝歷之隆王朔體元序正人時之始大鈞塊圮和氣
冲融中賀德協重華道昭全美御端門而肆赦萬寓春坐宣室以
受釐五辰順軌方九賓之在列萃諸福以來臻臣忝冒師垣兼塵史
觀獸樽奉酒庸申効于嵩呼鴻筆紀謨願同符於洛畫

宣徽院賀正表

寅正首月用泰始以受時申命自天體乾剛而出治一元斯暢庶彙
咸亨中賀祖義本仁宅中居正民和物遂方臻康乂之期文恬武熙
迄底安強之効極怡愉而致養罄溥率以來臣廷列百僚嵩呼萬歲
臣幸聯邇列肅奉上儀趨未央前殿之朝預觀圖籍總宣徽南院之
務益謹饗羞

泰定甲子賀聖節表

六甲初元月次黃鐘之琯萬年景運天開紫電之詳八表頌聲兩間
協氣中賀體乾剛健乘泰吉亨爲國家有九經人文丕顯建皇極歛
五福帝訓于行廣聖學以緝熙啟神謀而繩武爰上玉杯之壽用祈

寶命之申臣職守宗祧躬趨班署日添綉線式觀龍德之中春在彤
庭茂衍艷疇之福

箋

宣政院賀千秋節箋

天臨朱邸肇迎仲月之陽電繞紫樞式應前星之瑞宮闈同慶寰宇
交欣中賀生稟懿恭德全仁智承至尊守重器親總政機選端士聞
正言益隆國本方元良之建位宜壽考以維祺某幸綴邇班載逢華
旦宣風西域既來九譯之環稽首東儲願上千秋之鑑

國子監賀受冊箋

皇儲正位肇新玉冊之頒宗祀繇休丕衍瑤圖之慶泰和斯暢震道
乃行中賀蘊德誠明問學光大教諭成而三善得帝訓時欽元良建
而萬邦貞民情咸戴方形廷之修禮宜朱邸之迎祥某職忝膠庠心
馳鶴禁日輪月暈願有繼於雅歌乾符坤珍益懋開於興運

狀

升祔禮成請推恩賞狀

竊惟帝王之興實由祖功宗德積累所致故制爲廟祀以極崇報之禮配天同大猗歟盛哉粵昔世祖皇帝肇建宗廟創修禮文聖子神孫繼紹纂承迺英宗皇帝斷自睿謨載廣廟室至於今上皇帝嗣服之初始克落成爰以泰定元年五月十四日奉遷祖宗神主妥靈新廟廿六日欽奉顯宗皇帝英宗皇帝神主升祔朝祭盛儀縟典照映古今凡諸臣子獲與奔走實爲非常萬一之遇蓋有殊特之禮必有殊特之恩宋金以來每行大禮則必等第頒賜行事之臣以爲非此則無以均釐錫福于下也今朝廷丕崇太室遷主禮成而顯宗皇帝始由晉邸昭受大號與英宗皇帝並祔于祖宗之次此皆曠世甚盛之舉謂宜參酌古今特推恩沛自獻官而下行事官員等第賞賜庶幾有只隆熙朝闕祀之貺而書之信史亦將示法于將來

請添造單羅法服狀

欽惟世祖皇帝肇建宗廟始定祭禮每歲孟冬卜日大饗命大臣攝

行其事以時方寒迥故自獻官下至與祭諸職合用法服等皆以夾
羅爲之因襲已久遂爲故事至如南郊太社雖別造祭服亦止循用
夾衣之制比年英宗皇帝更定四孟時饗以來每遇孟夏孟秋行禮
之時被服夾衣升降拜跪往往暑氣蒸鬱流汗沾濡其于肅將祀事
之意或者不無乖戾今檢照到亡宋太常因革禮祭服條內該眞宗
大中祥符六年准詳定所言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今尙衣
庫袞冕等蓋每歲仲冬祀圜丘所服皆是夾衣宜衣冕服制度改用
單羅則是古人制作衣裳唯欲適宜未嘗以單夾爲拘以此參詳若
依太常因革禮所定典故除太廟南郊太社各有法服外各處權宜
添造單羅法服全副二十身專充夏秋祭祀獻官近上職事行禮之
用庶幾馨香達於神明而于祀之儀不爲無補

薦乞石烈希元狀

竊惟用人當求實才薦賢務合公論其人賢矣則稱其才而薦之非
過舉也取其長而用之非市恩也方今設科取士之外凡隱晦丘園

才德彰著之士又令所在以其名上聞朝廷急於得賢之意茲可見也。比年以來若楊靜起於成都卽除四川提舉史灼董士廉起於燕南卽除翰林編修國子助教皆由布衣以薦入官。今更數除率能崇尚名節而有難進易退之風則薦非謬薦用非濫用亦已明矣。伏見都城處士乞石烈希元年踰半百篤志窮經尤於易春秋二書精考密察探蹟鉤玄不肯先儒訓釋之旨自得聖人制作之微安貧樂道若將終身而孝友之行形于家庭信義之實稱於朋友邇者翰林集賢諸老監察御史惜其老于文學累嘗交章論薦以謂京師首善之地有一安恬之士獨能遺外聲利篤學力行起而用之則可以表倡四方興起風化非直爲希元私也。某猥以庸虛忝職奉常日虞曠敗獲戾官箴蓋討論禮典稽考議文必得通經學古之儒老成名德之士乃爲稱選某熟知其賢用敢舉以自代如蒙轉而上聞將乞石烈希元擢充博士代替某名闕必能修舉職業上副朝廷優賢崇禮之

仁

祝文

行祀嶽瀆祝文 代李學士作

中嶽

維嵩作鎮奠於土中蟠地與厚配天比崇雄巨秀峙二室西東亦有
河洛融液宣通曰神鎮星實主實宗爲周生賢肇漢登封載其嘉應
昭示無窮明德宜祀爰有廟容於皇聖元越古同風祝號祭式與時
並隆皇帝曰嘻邦彝是庸汝維侍臣往卽祠宮熏香奠幣明薦余衷
承命載驅敢有弗恭練日旣良卜牲斯豐神之格止有懌無恟百祥
來集洽于時雍天子萬壽維神之功

南嶽

列嶽在地實張四維神氣所載猶體有肢昔舜修方望秩以祠虞德
昭升五典克徽矧茲衡山屹鎮南離七十二峯業岌峩巍朱陵之洞
祝融之司泄雲吐霧闔闢神機乾綱旣正以奠民麗敘祭有章百王
承規皇元繼照文德敷施稽古作制誌祀維時牲號斯崇神人具宜

天子在御宰臣考儀廼下璽書香幣載馳爰既泣止卜日諏龜嘉薦
誠陳有飶菲菲宸心既將神亦宴娛昭茲靈貺報以蕃釐於萬斯年
格於隆熙維嶽維固維國之基

淮瀆

淮出胎簪其源甚長禹始導之乃自于唐有山桐柏鬱乎蒼蒼會泗
而沂茲焉濫觴美德維神其靈孔揚列在中祠視秩侯王聖朝崇祀
厥有彝章實籛斯幣實函斯香亦既泣止練日維剛牢醴在筵式薦
苾芳皇明祁祁淮波泱泱萬年有永神降之康

濟瀆

濟初維沈發白垣曲孟陽二源始匯而畜是爲龍淵實制坤軸噓呵
雲霧變化忽倏貫河溢滎有顯有伏及其注沂遂列四瀆爰始秩祠
名在宗祝皇元稽古大正疆服祀事孔時載祇載肅聿修歲彝薦此
芳郁昭其格思報以景福天子萬年神有嘉穀

北海

望祭於濟源

天地之間環海爲區北有瀚海窮髮之隅粵初望祀亦聖所謨睠惟
濟源茲神之廬有赫玄靈可考不誣並祠嶽鎮矧在輔都維聖憲古
載敷命書迺馳香幣迺闢神居靈兮來下皇情孔孚祚胤明昌聖有
貞符

策問

國學私試十一首

問井田廢而阡陌開鄉遂都鄙之制不可復矣厥後名田之請限田
之議均田之法作輟紛紜前以爲利後以爲害識者有遺憾焉唐之
計口授田有口分有世業粟稻曰租綾絹曰調與夫歲二十日人力
之庸其取之民者如是而已可謂法之善者也亡幾而遂廢不舉豈
其制雖有所本而於時或非其便歟抑人多田少必不得已而後廢
之歟井疆遠矣計口授田之制今猶可踐而行之也願與諸生訂其
古法之可以宜於今者

問自秦滅經籍至漢興易書詩禮春秋稍出而樂遂亡矣或曰孔子之時摯于繚缺適齊適楚適蔡適秦鼓入河鼗入漢少師磬襄入于海而器與人已不復傳非亡于秦也蓋雖制氏在漢世爲其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則河間所獻又特雜采諸子之言而已宜後之論樂者紛紛而莫之底定也以隋唐周宋諸儒之所更定而猶不無遺憾焉則待其人而後行固自有時哉今明天子在上有意於制禮考文之事蒐攬廢墜討論而興起之抑豈無其人乎則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信之以備六經未備之經而聳吾元之德於秦漢之上顧不甚盛甚遠也歟試相與誦其所可取者焉

其三

問凡祭祀必有樂學校之祭小則釋菜以食爲主大則釋奠以飲爲主故舍菜合舞於春頌學合聲於秋而禮記之書特以仲春上丁習舞釋菜命之樂正又謂凡釋奠則必有合於時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若所謂樂祖者無專祀也其習舞與聲皆大合六代之樂北齊嘗

以大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回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至唐始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兩京用宮縣令三公攝事隆禮備樂斯亦至矣然宋旣加王儀其樂第用判縣施之堂上而又不設舞於庭蓋宮縣判縣一豐一殺當時議禮之臣其所損益亦有意歟抑有歌無舞又與古人習舞合聲之制有戾歟今仲春上丁將舉祀禮則禮樂之事亦諸生所當講切而究明之者願細繹其說

其四

問自田不井疆民不什伍而分田令賦造器制祿起田役作軍旅凡先王所以維繫其民之意於是微矣秦開阡陌漢事兼井人忘重遷俗尙流寓至晉稍明土斷之制逮齊復申黃籍之令故戶口漏於國版而夫家脫于聯伍者皆受而注之其後百家有譜東南別族僑舊錯處姦僞益滋寬鄉爲墟狹邑成聚雖以闢田增戶列之五事責之守令而猶未之有止也今欲上知寧人之方下知安土之利存亡更守出入相司有無相貸疾病相救一道德而同風俗顧以何術而濟

登茲試考覈古今之宜以詳著於篇

其五

問下情之通塞治亂得失之變係焉工箴瞽詩道謗市議不以人廢
言之意蓋三代侗之自是而降漢最近古凡所論建必合其同或諸
侯王之有詔或列侯宗室之與議或達二府之僉謀或用諫大夫之
決策以博士議郎之小臣而猶得與丞相列侯二千石並預諮訪亦
幾乎公天下以爲心者矣然言路浸廣而治道浸微豈苟同挾和之
論徒爲希意順指之私耶抑履霜堅冰之喻尙不足以開自牖納約
之明耶其不制爲一定之法者無亦示夫廣聽兼覽之公不於其人
而于其言耶今朝廷求言視漢而益切顧處士橫議與學校正論孰
得孰夫必有能辨之者矣

其六

問三正之起尙矣說者謂夏正建寅爲人正商正建丑爲地正周正
建子爲天正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凡國君卽位必書元年春王正月

夫春秋尊王之書以正次王以王次春則正月者周天子所用之正也先儒謂其以夏時冠月而以周正紀事正月非春時固不易然書序一月戊子師渡盟津而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於盟津則一月者周之一月亦遂以爲歲首矣不知春秋假之以立義者亦它有所考据乎或者又謂周人改月而兼存夏正其證已多見於經傳所載之文乃若周官既曰正月而又曰正歲豳詩既曰七月九月而又曰一日之二之日左氏固已惑之而孟子所記徒杠輿梁之成則一以當代正朔言也夫子以四代禮樂答顏子爲邦之問首之曰行夏之時此則聖人經世之法之所寓如是而猶有焚經以建亥者矣不然則建辰建卯將何時而可定乎搖光昏見於子而陽氣已潛萌乎黃鐘之宮此天之所以爲春而萬物之所由生也滄曆明時實爲王政之大端舍是而不之講則非當務之急矣

其七

問六官之屬備于周合而典則柄統散而庖翟春藁莫不有政有事

今其書詳焉漢去古遠大抵多做秦舊而法制日密名數日滋以建
武之減損猶不能革元始之更置下逮宇文拓跋號名復古而建官
之意適如宜其效之若彼也夫以六典之書爲周公始致太平之具
奈何一用于後世而遂啟變法更令之端則周之制果不可行歟蓋
嘗以今而揆古則今之官猶古之官名之存猶實之存也國計主於
大農而金穀之虛贏豈不可考公卿領於尙書而庶官之殿最豈不
足覈居是官舉是職而其道可以達之天下國風刺候人春秋譏世
卿吁可畏哉孔子曰修廢官而四方之政行焉舉逸民而天下歸心
焉今聖賢相逢而天下猶有廢而不修之官逸而未舉之民此則明
詔所爲拳拳者也善乎先儒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
周官之法度然則今非其時歟彼其藉以爲變法更令之端者夫亦
泥其迹而不知其意歟諸生蒙被菁莪樂育之仁是皆有民物之責
於身試訂言之抑以觀所學

其八

問古之王者立廟以萃人心之渙蓋制爲祀享而天下不一之論定矣故上自商周有功之臣從于大享祭於大烝而漢以降則惟烝嘗配食於庭崇德明勳之意示人心之有統而且以勸嗣臣也唐武德中嘗論次太原功臣由裴劉而下總四十三人貞觀所錄亦五十三人長孫趙公實爲之首而房杜王魏無差等焉他日配祀高祖之庭者殷開山劉正會淮安河間二王而太宗之庭則房魏屈突通高士廉而已裴劉之勳固不多於鄭渝二公靖元二王也耶梁鄭尙矣乃若無忌如晦與珪之風節抑猶在蔣申之間也耶凌烟之圖贊卽麟閣雲臺之模寫彼一時之定次果不足以望十八侯之功籍也耶將不一之論第能定之於一時而未能祛千載之惑也耶先儒以大烝爲禘祭謂禘於夏而禘于冬耳其與周禮秋烝冬嘗之制異矣然貞觀之議亦曰禘及時祀功臣皆不應享則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以其合於天道之大小而言之大則人臣不與而小則人臣可以兼及之歟崇德明勳今猶古也其卽夫天理人心之所安而稽之往制之得

失以詳著于篇

其九

聞道馭天下之術既微而庠序學校之教以興聖人之於人有甚不
得已焉者矣蓋成周以三物四術舉於鄉升于司徒意猶爲近古至
西都則孝悌有科孝廉有舉命之九卿命之郡國而不舉孝爲不奉
詔不察廉爲不勝任失當者有罰紛紛若是其與鄉舉里選之意果
有同歟當時率以戶口多寡察人口二十萬一人滿百二十萬六人
限之以四科而博士御史三輔縣令於是乎取至博士弟子亦命二
千石察其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得詣太常受業然武帝
初弟子員千餘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豈計口察人之路不廣而受
業太常者特二千石之所羅致也歟且善事父母爲孝清潔廉隅爲
廉而又博綜經籍窮闡微奧其選艱矣今考之於史以廉舉者若趙
廣漢朱博薛宣黃霸尹賞不數十人而以孝廉爲郎者自京房外亦
不多見則計口以察大郡滿六人止者抑豈過計歟大抵法之涼貪

皆不能以無弊後之議者或以新衣好車爲不廉而藏與服絮壺冷者得以盜名檢或以割股廬墓爲非孝而揖諸生閉空舍者得以著行義一是一非其間相去不能以寸公論尙得而貸之歟蓋漢承秦戰爭之後借鋤取帚之俗未革謂彼能孝親而弟長則知所以治身而推之可以爲吏矣此高祖轉移斯世之一機也是其同乎成周者果可以其迹而論之歟今朝廷設科取士先德而後文必孝悌稱於鄉信義服於友始得以名上有司固已合成周先漢之制而一之矣則郡縣之所舉館學之所升凡欲爲天下得人以推廣皇上好德賢賢之仁心猶歟休哉橋門多士方鼓勇作氣以俟決戰則夫徵之古事而驗之時宜固辭鋒筆隨之一助也其毋以吾言爲贅焉

其十

問儒者之學要以明體而適用故養之之至蓄之之深則其奮發爲事業爲文章必皆碩大光明可以貽諸後世而無愧彼或以成敗利鈍論人者失之遠矣季漢諸賢以名節高自標表至於矯枉過直而

諸葛孔明躬耕南陽抱膝長吟自方管仲樂毅時其知者不數人而不知者未必不以爲是矜名飾譽者之爲耳及先主起蜀一聞徐庶之論三往乃見其畫爲跨荆益和西戎撫夷越之策善矣遂能孳成敗之機約合孫權挾飛雲之眾圍取成都迨建興總政一試于南而資用以饒治戎講武從容北舉二疏之陳開朗激烈忠誠所據豈徒文乎哉乃若制木牛流馬之運演兵法入陣之圖雄據武功雜耕渭上深謀定慮有足稱矣使亮而未死則舉魏併吳興禮作樂漢之爲漢直反手耳議者乃謂其制戎爲長奇謀爲短是得爲知孔明哉伊周而下遭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者孔明也挺身託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逼人主不疑不忌而士知所勸所謂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蓋無非帝者之政也觀其規模宏遠真足以鼓舞豪傑憑藉一世而身隕未幾炎祚遂熄使操持妄議者猶得伸彼以抑此故其知孔明者不過以爲是特將略之雄耳而不知儒者明體適用之學至孔明無餘蘊矣先儒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又

曰孔明庶幾禮樂夫亦安所指哉講肄之暇試究評之

其十一

問舜始命官契爲司徒亦旣任之以敷教之事矣至后夔典樂則於
胄子之教尤特隆焉蓋自天子之元子眾子至於公卿大夫士之適
子通謂之胄子是皆與有天下國家之責使非有以涵養其性端而
和柔其氣質則樂德樂教何以深入乎心而直者必失于溫寬者必
失于栗剛必至虐簡必至傲矣歷夏而商而周若大司樂之建學政
若師氏之三德二行保氏之六藝六儀所以教養國子而進之於道
者非於貴遊子弟而有私焉故周召毛原劉尹榮單之族皆世食其
祿並儀朝著與周匹休直教使然耳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受之先
王固將與夫勳庸之子姓共有之周之法豈獨致隆於公卿哉以國
子之繫國體其重如此則教之之隆所以責之之至也漢世吏二千
石至六百石及闕內侯五大夫皆得任子若侍郎郎中庶子洗馬虎
賁郎將往往以父任爲之成帝時伏湛始由父任爲博士弟子其顏

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爲宗廟舞人而董仲舒謂子弟未必皆賢王
吉謂子弟率多驕驚或欲除去其令或欲稍減其員此徒見任子之
弊而不知救弊之源毋怪其論議之紛紛也今國之胄子有學有教
固已大倣虞周之制而出於父任又皆壹用漢法所謂樂德樂教乃
未之聞焉至於舞宗廟之酎者世或非賤之矣孟子曰仁之實事親
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
已也然則五典者仁義之實而六樂豈自外至者歟彼六律六呂五
聲八音之爲用又豈非三德三行六藝六儀之所發施也歟抑樂之
爲樂偶于六藝之中其爲教亦有輕而有重歟或曰春秋譏世卿爲
尹氏也則雖周召毛原劉尹榮單之族其必資教以成者庸可得而
後之歟雖然虞周之教其致隆如此今亦豈遂不可得而復之歟虞
之胄子周之國子漢之任子其所以爲法亦孰得而孰失歟願悉相
與商訂其說

御試一首

代趙承旨作

朕觀帝王治治之道未嘗不承天以從事法祖以立政然而仁義彰
施恩德和洽則本之教化成之禮樂其効固亦可睹已孔子稱舜無
爲而治觀其始於修己而終於恭己勞於求賢而逸於得賢無刑而
威於刑不賞而勸於賞能大有爲而後無可爲舜果無爲者哉迺若
克艱以圖艾昭德以建中不遑暇食而卽夫康功田功無作好惡而
至於會極歸極是皆有以協和天人之際而臻茲至治之休三代受
命之符厥有在矣朕惟我國家基業之崇土宇之廣固已掩迹虞周
夔絕唐漢而傳序在予式承祖宗全付之重憂兢寅畏慄乎朽索之
御而春冰之履也顧詔書屢下而惠化未孚德澤屢降而陰陽未應
豈銓條有失於精覈而進賢之路或壅歟抑吏治或過於煩苛而致
理之績有歉歟伊欲顯忠而遂良興廉而起孝通教化之原達禮樂
之用使世底隆平民躋仁壽其以何方式濟登茲子大夫學究終始
其於賢良二道之要春秋一統之指講之熟矣悉著于篇朕將親覽

柳待制文集卷八

續金華叢書

謚議

徐鳳謚文莊

儒者事業蘊之則爲德行發之則爲政蹟辭章此其服襲於家庭詩禮之訓而漸濡於師友源流之正者有自來矣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徐鳳踐歷中外垂二十年純白一節始終不渝方待制集賢奉檄遼東賑災備患克盡乃心同知河南以誠率下吏讐民懷興學治田勞効尤著爲郎右曹治書憲府經綸庶政執持風紀寬而不弛密而不苛退讓自將曾無矜耀本諸所學有光先美大用未究論者惜焉易名定謚應合禮經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執德不矜曰莊請謚曰文莊

孔忽見台謚忠肅

蘭艾同畦則芳馨失所忠邪並列則讜正靡安蓋觀君子小人進退之機而知陽明陰濁消長之候羣擠旣力孤立易搖此所以姬旦近

親屈平貴族猶不爲流言讒口之所容者也故四川等處行中書省
平章政事扎忽兒台早食世德親結主知始寓直於省闈遂典司於
藏鑰固已屢裨廷論深究利源由憲府以延登爲元寮而增重持侍
御史之簡則風采凝嚴進中執法之聯則紀綱肅穆而屬浙省構隙
海漕飛章密被選掄首當訊鞠辭所逮及聽必簡孚求情於隱微之
中論讞於法意之外真獄旣上罪狀悉明雖顯戮藁街遠投四裔而
人自不寃以至雲南伐叛之臣陰受種羌款兵之賂奉辭問罪議法
用權於時裔土之遙始服祥刑之正及於晉司丞轄參秉樞機方妙
幹於化鈞已潛移於政柄譬之威鳳在樹鴟梟懷憎猛虎棲山豺狼
反噬雖名假寵以補外實乃棄賢而遂姦公則辭謝登途懇誠戀闕
洎宸衷之啟悟侈恩賚以追頒無何中路魂飛神州望斷愁雲結恨
流水含悽故識者莫不驚嗟而愴人自謂得計不知漢廷望重由汲
黯之居中唐室謀輕以眞卿之出使蓋公之血誠知有君父而不知
有讒臣知有國是而不知有顧忌蹇蹇之節諤諤之忠可以振肅簪

紳可以憺懾壬佞春風和氣周流於秋霜烈日之中全德純臣公則奚讓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忠肅

郭昂謚文毅

古者詩書禮樂謀帥以智爲先而勇次之粵若世祖皇帝開疆拓境服叛夷凶一時選用文武之士隨才受任各卽有功是皆不世出之臣卓然能以勳名自致者也故廣東道宣慰使郭昂始以布衣納策參贊軍幕從征數年卒能以智謀勇功翼成渡江之績收撫廣南招懷洞獠先聲所至莫不震驚觀其橫槊賦詩下馬艸檄沈機敏識暨暨仁威雖古良將復出未敢多讓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致果殺敵曰毅宜謚文毅

忻都謚孝恭

以孝移忠者人子之大節執事有恪者人臣之至誠此跋履險艱而不忘於將母出入中外而不懈於事君生有餘榮沒有餘惠者也故宣政使兼資國院使忻都少稱驍勇長益敏明懷策來朝奉身委質

念慈親之待養則行挽安輿屬明主之需賢而進當迪簡以至討叛
西域獻俘大廷多出奇謀以裨成算凱還萬里痛隔終天負土爲墳
揮涕爲雨洎從二聖於巡幸親見萬方之樂推聞忠讜之言則協誠
獻可嫉姦邪之黨則顯論指陳雖宣政資國漸陟崇班而彌綸輔相
實觀來効蓋以揚名之志形爲載德之容合是易名庶幾無忝謹按
謚法志不忘親曰孝愛人長悌曰恭請謚曰孝恭

李侗謚章肅

德深者其行必滋勞大者其發益遠乃聖主肇開於洪業而仁人自
獻其良謀克有國功以傳世胄故集賢侍讀學士李侗由其父祖疊
建勳庸遂從西蜀之征首佐中軍之畫蓋義理融貫則謀略沈深識
見敏明則樞機慎密以才自致隨試有稱於是筮仕省曹陞華泉府
果奮擊姦之勇以爲靖亂之先瀛館延登方求賢而報國臨江出牧
知共理以綏民雖讒言之如焚汔善政之不泯以至劍泉移守浣漕
轉輸郡治以孚鹽筴以正所謂有儒術之緣飾無吏事之煩苛者也

晚還朝廷鬱爲壽俊以言語議論爲黼黻采章載觀書畫之流傳猶起縉紳之潤色然而篤於繼志故佞者不容強於執心故直者不悅嗟蓋棺而論定宜節惠以飾終謹按謚法敬慎高明曰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白章肅

鄭阿兒思蘭謚敬愍

蛇虺肆毒則不擇類而傷儉邪醜正則不越門而禍以爲故家令族之所在是乃直言讜論之攸宗其好合近乎黨同其矯非似乎立異一加文致遂傳刑誅思昔至大之間實啟姦臣之覺雖任情淫殺濫及無辜然稔惡自夷不俟旋踵因其誣蟻之跡知其猜忌之心公論尙得而貸之乎故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阿兒思蘭粵從再世厯事累朝唯殫盡瘁之忠以服貽謀之永殿巖襲爵而禁旅無譁祖笏重光而師干不試自倚遭逢於聖代寧能屈折於權門遂使萋斐爲文織羅成獄上刑而伏斧鑕僭孰加焉盡室而化囚孥忍乃至此事實闕於國體恨空結於人心悵魂魄其何之痛祚胤之未立或者謂李

陵三世嘗多殺卒之愆故子美衆賓盡坐祠神之罪是則諉之家禍誰將服此官刑所賴仁后御天綸恩昭雪發宿奸於俄頃還舊物於散亡可以疏瀹沈寃可以挽回元氣然而節惠之典雖後十年垂世之名已登信史則夫國家所以閔恤忠賢之裔者其於彰往勸來豈不厚哉謹按謚法夙夜就事曰敬佐國逢難曰愍請謚曰敬愍

嚴度謚貞憲

故國之有世家猶深林之有喬木其封培之厚則積久而愈茂其蔭藉之廣則無大而不容是生聳壑之才實負干雲之氣爲清廟之桷業爲明堂之棟梁隨所用之無不得也故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嚴度生長勳閥被服文儒昔武惠之建行臺爲國家而保東魯如手足之捍頭目勞佚之均厥休方大舉平南而嗣子於役渡江銜命欲持口語以代干戈踰險遭兵至以頸血而膏原野及乎四方底定諸將論功首錄羽林之孤卽試海沂之守薦由郡貳專領藩方治多尙於教條憂每先於民瘼於是蜚聲朝右舉最臺端謂世德之作求則

官箴之式正祥刑按部節鉞屢更分闈調元疑丞載踐知明體而適
用不吐剛而茹柔所謂直養以全剛靜修以致遠則西平之有子鄭
公之有孫庶其似之禮重易名士當論世考之國典職在司存謹按
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文武可法曰憲請謚曰貞憲

王晦謚文靖

作室之材求之鄧林成器之金出於麗水故才之萃聚必以其地而
見之奮發亦以其時乃若東原實望全魯方至元之極盛羣英又以
偕升由上有作人之君則下多自致之士然而衆君子維持之不足
一小人猜阻之有餘與言及茲良可重慨故廣平路總管王晦奮由
孤子秀出輦倫拔於其鄉遂陟東曹之椽少展其用已勤當軸之知
佐畫禮闈乘驄憲府儀文序正章疏指陳皆能煥發儒猷孚合朝論
視韓盧張崔之儔奚限今古在李孟閣徐之列孰敢後先會舉平南
之師妙選贊籌之彥屈居卽署參掌兵機幕府上功賞無虛級轅門
納策出卽良謀振義旅於潭湘脫生民於孥戮蓋仁言之一發果天

意之旋回及乎作牧藩州宣威帥閩疲精於南浮北走成治於近說
遠來擿筦庫之姦媮則貪墨者惡其害已發倉廩之儲峙則尸素者
嫉其微名雖地官稍示內遷而親嫌尋已外徙迹其詭計實昧初心
甫遷太守之符遣易大夫之簣謂公論爲不足恃則英才美德實斯
世之采章謂名器可以力求則高爵厚祿皆吾身之機奔淹回於三
品之秩驅馳於一紀之間昔之摧沮者未必獨存而今之悵慕者適
以增歎於焉定謚雖曰計資持是易名猶爲考實謹按謚法德美才
秀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請謚曰文靖

李諤謚端憲

兄弟同世固本天常師友一門實備家訓乃若吳郡二陸眉山三蘇
並擅美於時流芳於後維有是父則有是子不知其弟曷知其兄昔
文正起家伯季競秀如塤篪迭奏如華萼交輝至今流風善政之存
慨斯文後死之歎故廬州路總管李諤以知見爲學以篤實爲行
出使而見金已明辭受之義贊籌而論讞遂成簡閱之孚洎參宥府

密謀深惜國家大體謂征兵萬里今或無名然啟釁一言後必多事
識者服其所見之遠而知其所至之宏於後憲節五更守麾再易彈
擊不遺於權倖攘除必盡於根株民懷去思吏仰成式蓋其以理義
爲悅心之味以恪恭爲立治之符載歌常棣之詩宜配甘棠之詠考
其資秩徵之誌辭諫行易名抑以勸善謹按謚法守禮執義曰端行
善可記曰憲請謚曰端憲

陳思濟謚文肅

開一代之人文必有一代之制作非智足以騰蹕今古勇足以排抑
姦邪仁足以存是理之公義足以行是理之正則知管仲之計利或
不知邲子之官名知黃霸之理民或不知張湯之律議維有體而有
用知柔而知剛故能布令頒條立經陳紀卓然聳吾元之德於盛漢
之表而燁然熙吾元之績於黃虞之間也簽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事陳思濟從世祖於潛藩覩飛龍之昌運於時海宇未一川陝維
雄擇遣重臣往殿西服椽曹載筆幕府上功觀其策略之多奇信其

才猷之足倚輒從外屏入佐中書凡諸憲度之恢張命令之出納必上稽經誼而下適人情謂臺察爲風紀之統司所以維持乎國是忠良爲生民之元氣所以固護乎朝綱至今令式之昭垂猶覺樞機之周密方其權姦柄政虐焰熏天首以制用立司旋以尙書建省屬拜御史遂率同寮伏陳舉劾之章顯斥淫縱之罪以對辯爲失體以盡言爲納誠夫何大器難容一麾竟出由州符而分漕節換帥鉞而乘廉車驅馳於楚越之郊出入於徐吳之會視法令若家庭之教詔知租繇係田野之慘舒勸分以卹災借輸以代賦不赫赫取譽不察察爲明里多受屨之氓部有解印之吏甫徙簽於汴省已遂掩於泉扃蓋其所學本自碩大光明故其所志兼欲修齊平治雖早收朝蹟卒老宦塗不能還坐廊廟以究其蘊蓄之宏而制爲章程以貽厥謀謨之永則四方維則萬世維行其短其長孰得孰失可以較然而無惑矣施於有事不若著見於文顯於一時不若彰灼於後謹按謚法修治班制曰文好德不怠曰肅請謚曰文肅

孟淳謚康靖

自罷侯置守而大郡所治至數十萬戶以其有養謂之司牧以其有教謂之師帥漢法太守祿二千石駕五馬車朱幡皂蓋行省風俗或終世不遷其有或三年輒易其部民安樂之視如嚴父慈母國制大郡爲府府有總管統治州縣繫民戚休則司牧師帥之責萃於其身矣故常州路總管孟淳未及弱齡襲其父爵以二品之秩佩七郡之符計其所蒞若太平之控扼大江葵處之依阻巖險信徽之介居閩楚隨俗爲治不猛不寬推其仁愛惠利之心以成慈祥豈弟之政使知禮義則民自懷柔去其太甚則俗自遷革引年謝病竟以考終則夫紀載之歌頌之尸而祝之將直儷美於桐鄉之朱邑石室之高朕雖不至九卿不登三事抑何慊哉矧惟祖父揚於異代茲服官箴光昭前聞計資定謚厥有彝典謹按謚法保民迪吉曰康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康靖

李榮謚成肅

古之善治審其所尚或好仁而好義或用吏而用儒所尚既定則因之濟時而利物昭德而顯功其所成就猶一道也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李榮以刀筆筐篋之餘爲經濟彌綸之蘊屢當任使已見器能卽尙右而轉東曹遂參陪於國論自度支而領憲部尤慎守於邦條觀其大節之建明知其忠誠之發越洎持帥鉞出鎮藩方屬遭叛逆之擾邊能使黔黎之接堵以至力陳買馬之害備殫饋餉之勞禁暴戢貪揀災捍患其計慮之定智略之宏則經術爲之本根義理爲之涵蓄故祥刑出節參預借籌方企想其還朝忽含笑而入地考其初試迄於有成以一心之公爲衆善之長如伯禹之治水行其無事如孫子之制兵用之若神不有易名何以示勸謹按謚法德見於行曰成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成肅

張士觀謚文愨

唐制學士演絲綸太史制褒貶俱號清切之選是爲獻納之臣迨於聖朝悉歸詞掖故文章優贍則足以敷達皇明筆削森嚴則足以恢

張國是但稽官簿豈限年資所以聚天下之豪英而爲儒者之幸遇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張士觀篤學成志能賦蜚聲不眩飾於葩華自殫窮其根彙於時魯多君子道際明時芸館編摩出三長於初試薇垣供奉成九制於一揮方騰序進之章乃堅補外之請終更郡貳過涖奉常屬圖任於舊人俾參尋於故步竟由論譔厯踐清華蓋一品崇班至若循階而拾級而四朝實錄率嘗約例以推凡載窺簡汗之光猶覺管彤之煒然則言精而事核誠立而辭修非其德盛仁熟曷以臻茲謹按謚法勤學好問曰文誠以致志曰愨請謚曰文愨

伯都謚元獻

成周盛時官人以世而毛原尹單之族亦皆懋德懋功以能承上休寵其植本之固其流澤之滋視夫微榮於一身而子孫不旋踵影滅響絕無可復考則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豈不繫乎人哉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伯都早以世胄入官而秉德端懿宅心靖淵文采彬蔚克濟前美屢更憲節再鎮藩垣以寧謚爲出治之體以忠貞

爲報上之誠臨危制變守節不渝尤能爲人所難晚以太子賓客召還朝廷啟沃之言多本仁義以目嘗辭尋拜南臺大夫復引疾不起聖皇御極來朝京師薨於邸中天下之士咸嗟惜之而河隴吳楚之民至於一飯必祝此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蓋其先世有大功在盟府官勲土田錫予蕃厚恩禮視諸侯王至公之身脫去貴富其服食節約不異寒素死之日無餘帛羨粟貴而能貧可謂賢矣謹按謚法忠肅敬懿曰元賢德有成曰獻請謚曰元獻

劉二拔都兒謚武宣

繫昔世祖皇帝天啟神武恢張帝圖命將出師誅殘討逆所向無敵卒成伐功亦惟受任之士克秉戎昭顯著勞勳爲四方之藩屏爲王室之扞圍更數世而無乏人之歎休矣盛哉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二拔都兒早參行伍洞識樞機始以從攻襄樊略定淮楚之功承上恩寵錫名予爵尋領衛卒專征北庭修耕戰備攻守卒之叛衆畏懾欵塞降附其後福建湖南二廣江三蜀間起雲南思

播兩江溪峒種羌成釁授節臨戎以全制勝功最一時賞賚狎至在
行樞密則由簽院進副使在行中書則由右丞進平章歷江西湖廣
川蜀安南四省其馭軍撫民之政平允詳核先聲所屆莫不威懷服
勤王家垂四升載而西南一邊視如老羆當道猛虎在山其去留用
舍足以繫人重輕所謂瓜牙之臣庶幾似之矣謹按謚法師眾以順
曰武力施四方曰宣請謚曰武宣

買住謚文簡

傳不云乎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然則有聖人之德而又居
天子之位乃能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典章將必有不世出之臣彌
綸翼贊於其間故法範之垂則鴻猷之暢也品式之備則休問之彰
也維昔世祖皇帝平壹土宇肇新禮制始定廟祧而領之太常序正
朝班而統之侍儀時則忽都於思公實以通材敏識左右經畫厥既
成功而公之子孫羣從咸食其德出入班行踐修職業往往有聞於
時君子之澤引而勿替其可徵哉資德大夫侍儀使買住實公之兄

子也幼侍公側嘗聞禮樂之要稍長入直禁衛給侍裕宗皇帝於東宮及世祖親征乃顏嘗在行間師還錄其勞勩有旨命中書授官時權臣柄政第以五品秩出試郡高密無幾權姦卽誅召至京師見上便殿特授同知都護府事寵賚尤厚成宗臨御再進秩二品至大三年山東饑仁宗居潛命乘傳賑卹還奏稱旨而省臺亦交章論薦改通政使尋除湖南廉訪使在官一年部內清謐以母老乞歸侍養遂拜侍儀使使修其世父之業贊理儀章整肅班著無違節失度上每嘉賞焉時天子方向意文學人謂且大用以疾而薨嗚呼惜哉蓋其從宦三十年試牧祥刑僅再閱歲出入禁闥忠勤一節弗懈益恭論其世德雖漢之程侯萬石君家有不過也然則啟大於前而光紹於後茲無憾矣謹按謚法忠信接禮曰文平易無疵曰簡請謚曰文簡

元明善謚文敏

文章者華國之黼黻而潤世之膏澤也天之於人才其生之不數則其賦之不浮有弘深茂美之資而當碩大休光之運敷之爲瓌辭暢

之爲崇議可以震耀皇明可以宣示臣軌道德仁義由是而發舒禮樂刑政由是而寧一譬之景星卿雲白麟朱鳳其出也則爲治世之貞符顧欲常常而見之豈可得哉迺若翰林學士元明善氣非養而自充學隨用而不竭進逢昭代沆展宏猷如高檣健帆翼順風而駕洪濤其行無前旁觀以爲神而不知其才之致是者非時之力也蓋自其初以太子文學事仁宗皇帝於潛邸固已用其詞藻深簡上衷厥旣正位宸極遂超掌內翰班治立制贊畫居多洎英宗皇帝踐祚尤以修舉儀文討論典章爲事每羣議大廷徐出片言莫不脗合於古顯宜於今故以之長春官而議中書者此文之著也以之出涖鄂省而參其政事者此文之施也所學之蘊纔一二據之已足飛英而騰實顧大用不究識者有遺憾焉周旋班著幾二十年而一時典冊詔令勳賢銘誄與夫浮屠老氏之宮豐碑鉅刻照應後先皆能鋪張景鑠垂範貽休以至筆削三朝實錄藏之金匱而爲昭德表功之地者尤稱良史之才惟英君誼辟重熙累洽於上故其雄文健筆得以

增徽承煥於下自建元以來儒臣被遇之盛未有若茲之侈者也以
知是之才膺如是之眷而或者猶不能無少年用事之譏然則蓋棺
論定今其時矣節惠尊名庸可後乎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務時
成志曰敏宜謚曰文敏

董士選謚忠宣

自古君臣之際蓋必真元之氣一會而後文武之才竝用揆之以時
不數數然也乃世祖皇帝紹隆景運丕闡宏猷時則有若一二世臣
出其智謀勇功先後禦侮以翊濟大業恢張盛治不特宣光於一時
而留遺聖子神孫閱世數四尙足以繫天下之望成安強之勢則夫
褒典之加顧可於斯而獨後哉故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
士選自其弱齡起從其父忠獻公全師南伐已能用其策略先登取
勝宋平第賞超授官勳尋領禁旅扈直殿巖占對之間明敏亮直上
知其才每器異之踐揚中外屢被親擢其位軍政則再歷行院簽樞
密其總憲綱則一試南臺遂爲中執法其殿外服則由江浙江西承

韓進河南陝西平章政事率以能選不階黨援方辭河南退休於家
曾仁廟御極有旨謀議朝堂首條時政十四事以對其言一本經義
蓋公之於學知其大者故見之設施有綱有目而進薦人才如恐失
之後多有聞於時武略文聲進退咸裕可以彰累聖之知而示世臣
之軌矣薨葬五年有司乃始下其易名之議於是世皇之謨訓炳其
未遠而儀刑元老之存者無幾考其治行質之古人則勿欺之謂忠
昭問之謂宣於公無愧焉耳以茲定謚登之功載尙俾來者之有稽
也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能布令德曰宣請謚曰忠宣

姚燧謚文

天地貞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
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
業而聳之五三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
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
帝恢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

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乎文正公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闔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歉焉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曰文

王仁謚正肅

君子之學其居安資深而行著習察者將以立其識蓄其德而非以徒識前言往行爲足多也及乎進逢所知而時不我舍則亦隨試効用知夫深厲淺揭之宜在己而不在人故其出處行藏優有餘裕如冥鴻威鳳翔乎寥廓而網羅矰繳之睨其上下夫孰得而羈獲之哉

是則學之爲効焉可誣也謹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王仁自其始學固已秉志之愨用功之密鄉評里譽浸浸有聞稍長從廉恒陽王行省荆南而能益見其爲歸州安撫副使王所署也民初欵附能結之以信持之以公州則順治其僉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司事江南建臺之明年也移淮西丁內艱去再移山東又移燕南按歷三部劾發奸賊吏當其罪狀身受顯罰而沒齒不寃及進陝西河南二副使拜治書侍御史河東山西廉訪使則旣病矣獨治書侍御史嘗一登朝其所論建根據憲章不爲繳繞識者賢之八拜官而四不行在仕之日不多於閑放之時然觀其出處之大節綽綽如也蓋其所學始則究覈羣史以推古今成敗通塞之原終則涵茹六經以窺義理廣大精微之蘊其居官之理其事親之孝其修己之敬本之君子之學則所謂尊聞而行知者庶其無歉焉耳謹按謚法莊以率下曰正好德不怠曰肅請謚曰正肅

程鉅失謚文憲

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蓋以柔順而乘剛明則其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正位居體極其美而臣道得矣是則所以爲文也惟昔世祖皇帝以義聲仁威撫一疆宇而尤欲恢張文治以收大同之効一時服在臣列多以文學不次致用其煥發猷爲增飾制作傳之數世有不盡焉嗚呼盛哉謹按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躬負宏博之學進遇隆平之期江南初定以牧守子姓入備宿衛英才穎出遂爲世祖皇帝所知言議上前動合旨意六遷而以侍御史行臺江南乘傳訪求遺逸就轉福建廉訪使移湖北召入翰林爲學士尋以本官議政中書至大中復出節山南仁廟御極徵爲翰林學士承旨大策明謨多所資決而於國體民命之間每深致意今觀其論建而知其以柔居剛以順爲明之美得於坤六五之正而世祖皇帝所以留遺神孫於數十載之後卓然爲守文垂憲之本者不可及矣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行善可記曰憲請謚曰文憲

阿里伯謚忠節

自古忠邪不並列誠僞不合謀所以讒搆害正媚疾成風而治否相
尋雖盛明之世有不免焉及乎事久論定迹遠聲彰則一時之屈百
代之伸較其得失有由然矣乃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阿里伯自其
迺父際遇太宗皇帝憲宗皇帝著節宣勞慎終如始而公尤爲世祖
皇帝之所眷注粵從潛藩以至御極密畫奇謀讜言正論啟沃居多
中統初元卽佩虎符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轉運使受任之專羣臣
莫並及其弼成混一之功遂進鈞衡之地而權姦用事正直靡容深
中巧詆陽助陰擠包藏禍機投置死所使善類褫魄識者寒心幸神
聖鑒臨天誅弗貸錄其遺孤以明大節至今忠耿之垂猶折檢壬之
氣譬之蕭艾旣秋而荃蘭流馥鳴臬鍛羽而鸞鳳凌空悼沒世之莫
追幸易名之有典庶因定謚可慰營魂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直
道不撓曰節請謚曰忠節

劉愨謚孝靖

古人論世以德而仁鄙壽天之見於人者常足以觀其豐嗇厚薄之

分焉則上之所承下之所授亦豈無自而然哉謹按故司徒邢國公
劉慤以文獻公爲之父以承旨公爲之子人門之美有稱於時而公
以耆俊介居其間知謹身之爲孝約已之爲安黃髮龐眉享有樂康
合於仁者必壽之義矣蓋文獻公始以鴻碩之才出應世祖皇帝休
光之運修治定制多所裨贊不居其豐歛退終身積其贏餘敷遺於
後及公之身而菑播益勤封殖益厚所謂實大而聲宏源遠而流長
者承旨公則當其時矣方其晉長詞垣屬仁宗皇帝恢弘孝治惇右
文儒而公旣躋上壽遂以一品爵秩卽家授之以爲公榮洎登九十
命大臣按修故事錫宴賜杖儒臣作爲詩歌又勅光祿日給尙醞所
以示尊禮高年之意休矣盛哉越三年公薨英宗皇帝寵之賻襚朝
士引紼返葬故丘生榮死哀固無遺憾而禮重易名考德揆行厥有
攸司謹按謚法尊仁安義曰孝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孝靖

王僕謚憲肅

鷹隼不擊則梟鸞不分霜霰不嚴則蕭蘭不辨故儉人之抑損則善

類之獲伸此所以君子進退之機爲正論消長之候也謹按故大名路總管兼府尹王侯比由治縣已著能稱其後屢更憲節再峩豸冠以其扶衰濟弱之心形之激濁揚清之政問當道豺狼而狐狸斂跡若在山猛虎而藜藿滋榮鋒愈挫而愈銛氣無暴而不餒甫參朝議適易郡符雖坎墮終身莫酬素志然清明在土實亮孤忠禮重易名士當考行申加美謚責在有司謹按謚法行善可記曰憲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憲肅

杜思敬謚文定

培之厚者其末大得之深者其致遠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論王佐必考正學之自謹按故中書左丞杜思敬由其父奮起行伍顯立勲勞遂得給衛世祖皇帝潛邸及遊許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源委初仕御史臺都事轉治書侍御史權姦伏辜臺臣以失言併逐世祖獨亮其忠命蒞職如故無幾除戶部侍郎歷左司右司郎中出爲順德安西總管就簽陝西行中書省事尋移汴梁總管復入爲侍御史

議事上前首當帝意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
召爲中書左丞彌綸庶政匡贊洪圖大抵以忠誠爲格君之本以安
靖爲出治之基進退適宜始終全德所謂西平之家有子而河汾之
門多賢豈不信哉誅行易名所以勸善矧茲丞弼歷事累朝可無美
諡申示褒旌謹按諡法敬直慈惠曰文踐行不爽曰定請諡曰文定

嚴忠範諡節愨

古者列國有邦交之禮至於軍旅之興講信修睦尤重使命故及境
而勞入館而餽幣帛筐篚之將所以致其忠信誠愨之實稽之儀文
常不敢後况乎棄義崇讎專殺忘敵則行李不返而成命之遂隳血
刃未乾而禍釁之莫遏師曲爲老佳兵不祥宋之速亡由乎是矣乃
若正奉大夫簽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事充國信使嚴忠範
出自闕閤服習詩書始從世祖皇帝潛邸首陳爲治之要在修禮樂
而定制度言議亮切深簡帝衷爰及龍飛尤見親幸游由京尹入領
文昌凡所署置率多名士文武并用一時稱之于後天兵南伐師次

建業以國信使命公直入宋都宣布聖主所以兼愛南北之仁甫及
獨松關關吏不納閱三日宋兵來襲臨之以威仗節不屈遂以遇害
蓋不旋踵之間而問罪之師已薄京城銜璧輿櫬悔何及矣論者謂
吾元之興而宋之亡其逆其順理實昭然故前乎儀真之羈留而歲
幣之食言後乎獨松之要伐而命戒之不受則兵交使在其間所爲
講信修睦之義自爾背之天亦豈能獨祐哉酈生烹而齊則不祀來
歟隕而蜀無與存忠魂義魄凌厲千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易名定
謚庶其有慰焉耳謚法臨義不奪曰節佐國逢難曰愍請謚曰節愍

柳待制文集卷九

續金華叢書

碑銘

護國寺碑

延祐五年歲在戊午皇姊魯國大長公主新作護國寺於全寧路之西南八里直大永慶寺之西以爲摩訶葛刺神專祠亦旣考成命某篆其事於碑某謹按摩訶葛刺神漢言大黑神也初太祖皇帝肇基龍朔至於世祖皇帝綏華糾戎卒成伐功常隆事摩訶葛刺神以其爲國護賴故又號大護神列諸大祠禱輒響應而西域聖師大弟子膽巴亦以其法來國中爲上祈祠因請立廟於都城之南涿州祠旣日嚴而神益以尊方王師南下有神降均州武當山曰今大黑神領兵西北來吾當謹避之及渡江人往往有見之者武當山神卽世所傳玄武神其知之矣然則大黑者於方爲北於行爲水凝爲精氣降爲明靈以翼相我國家億萬斯年之興運若商之辰星晉之參星耿耿祉哉焉可誣也全寧東北京師千二百里其地當蘆川之上淮安

甘泉二山之間陰幽之氣淳蓄萃結其食茲土非神孰宜今大長公主之在藩首重是祠使爲其法者嚴事如式夫以昭承聖主茲祀之宏猷導迎兩宮欽祠之洪貺而豈私福也哉禮所謂不越望而祀者神固足以當之矣宜乎神之監之垂休錫義以燕貽後之人與國無極其詞曰

陰陽聚散交屈伸二氣合一一乃神下維山川上星辰陽明陰幽理誠陳北方有神鎮天垠大黑之氣爲形身神來乘剛飈兩輪飛龍中天逢聖人元會運世此一新翊扶不啻臣與鄰弓戈所指宇無塵西開滇蜀南荆閩乾清坤寧物物春神顧作主歆明禋帝姬封魯大國均皇祖有訓式克遵闕祠藩邑肖像真用其法祀嚴昏晨玄玉置瑱瑤爲茵鼉皮疊鼓和以錚神兮監德口然臻昭其靈貺來續續天子垂拱坐嚴宸戚主繼世仁如麟千秋萬歲宜人民

懷州大興龍寺碑銘

并序

代趙承旨作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既顯受寶冊於興

聖宮大備天下之養迺皇慶二年七月丙午丙出旨諭徽政使臣識
烈門同知使事臣孛蘭奚曰惟昔順宗皇帝載德居潛實有分地在
孟津之東太行之西肆予寡躬暨今天子嘗幸臨其處若稽祖宗故
事卽行殿作大阿蘭若宅淨信比丘其中尙庶幾明薦國釐以承皇
祚於無窮今予旣命內侍臣晃忽兒不花往涖茲役維爾一二臣以
興以輸式時底績俾予翕受成福臣識烈門等承命之明日大徵工
師經畫基構計慮尋引具爲書移河南行省出緡於江淮財府卽市
荆揚大木使就繩削浮舟以來迺若鐵石瓴甍髹丹堊墁之品像繪
旛蓋函庋鐘磬之儀費皆中給又飭左都武衛千戶劉某知事馬某
專典供億越五年寺成皇太后賜名大興龍寺斥陸田三百頃以贍
寺食而以其碑之文命臣某序書之臣某拜手稽首而獻文曰維皇
元誕受天命仍世作德明配在上淳恩豐澤漸涵煦育東西極日出
入而南北際於炎荒玄朔之地海虛瘴徼廣輪不知其幾萬里聲被
教洽薰爲太和庶幾於唐虞三代之盛矣而迹其所以則若多得於

大雄氏之道者竊嘗觀之自夫象教秀霑時君世臣固亦尊信隆事
傾悅企嚮而徒揣迹於言語文字之間謂足以殫盡其道而不知吾
佛世尊大圓悲智方便聞修六度俱證萬有成宗者以能一本於仁
而求諸吾心之懿而已厥今皇帝陛下重純累熙文宣武戢而皇太
后殿下執坤之柔承乾之剛前朝後闡雍雍懌懌明孝深慈化覃普
率是惟有得於其道而且全得於其心者矣宜乎紹開天地之休迓
續烝民之生焯然爲千萬世皇極之主也矧茲覃懷維昔冀方舜封
禹域咸在都畿之內三聖人龍光所被車轍馬迹澤奕如新紺宮金
刹雲湧山立諸佛世尊固將隨境應現發祥委祉翼慈算於萬億而
登洪圖於三五所謂由佛之道得佛之心者明徵定保庶其在是銘
曰竺法之隆叶于皇明維時闔闕與元化并相古昌辰克濟承寧載
其盛德以福函生是於佛道爲一勝相此種種光照燭無量微塵刹
中海寓崖嶂下逮草木華澤條鬯昔吾能仁出震五天垂正徧知示
作昭先什累之弘須聖乃傳皇元祉哉啓運非後念茲法印如手昇

受累聖同符以有九有仁問旣敷義聲以鋪苞山絡海悉貢悉輸一
雲所覆一雨所濡農不異耜工無殊矩服裝弁冕上秩下序春秋祭
酺什什伍伍蹈歌按舞胥樂太康假哉靈承肇我令皇皇侍長樂孝
思孔陽貽厥壽豈以燕萬方萬方輯輯文母是式式是休嘉惟作皇
極太母曰嘻子有攸得諸佛應心在子一德睠思河內猶古沛豐卽
崇塔廟揆制斯同爾徽政臣畫位以攻其堅其良駿發爾功臣識烈
門敬拜稽首亦畚亦斲亦塗亦鈞豐棟華榱文網雕牖磻堦瓊沼翼
暎左右長老廣開奉圖實來慈顏載豫重瞳屢回錫名興龍聖言大
哉旣寧爾居以有揣食乃割井腴乃弘經席花彩東西喞聲晨夕懷
人盈廷誦言以謹龍德方中萬目齊觀顧我懷人有擇在顏旣開化
城懷人孔安濟流疏疏王屋峙峙爰攄其幽又萃其美峨眉非遙五
臺非邇青狻白象時戾時止是雙樹林卽名祇園函香歲來祚祉繁
繁皇帝孝仁握乾闥坤順考之子世祖之孫纂纂繩繩光于無垠二
聖萬壽後天而存秉佛之慧爲域中尊儒臣作銘皇哉有元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

并序

太保滕國武愍公有大勳載於盟府有盛德被於江西十一州而建昌爲郡介乎江嶺閩越之間故嘗刻公之遺惠於碑矣今總管薩侯始大作新廟春秋修其薦事蓋上以承國典而下以順民志焉初公爲益都淄萊新軍萬戶圍攻襄樊遂從丞相淮安忠武王濟漢渡江略定淮楚王受詔自將擣臨安以右丞阿里海牙鎮鄂而以江西付公及宋都至元十二年道進公左副都元帥分兵由九江南康入隆興開元帥府下撫瑞建昌臨袁吉贛南安諸城又南踰嶺至海其北盡長江東西際閩與湘收郡縣一百五十得戶三百萬未三月已上其功當是時民之望公如電雷薄發風雨交至名能動物而物無後孚明年宋相陳宣中節度使張世傑擁益王福州收諸道潰兵謀爲中變右相文天祥亦自會昌以衆屯邵武署其土人吳浚爵位稍出建昌汀贛以蕩搖江西六月公馳至建昌乘利備禦會鎮撫孔遵師出寧都還得鄉民數輩江閩道上械致公所云同知軍事易仲榮使

走福州報府軍虛實而軍中又往往搜購文丞相所與建昌故官大
冢書劄事連數百家時留戍諸將校因是欲激公一言遂其私利公
微知之旦起坐譙樓召諸將校俱前立所逮人其下趣取書焚之諭
以逆禍順福曰吾念爾裔土之民不忍以迷復致凶吾今悉貸爾矣
杖數械者其餘獲縱皆再拜收泣言曰天賜公活我誠願洗心自新
諸將校或不亮公所爲公徐語之曰是所得書往返千里外有達有
不達亦安知非姦人芽蘖於其間今不覈實而概論之挈數百家民
命徇其邪謀何以安反側之心已而聞浚以兵十萬據南豐公立授
諸將方略破走之八月浚復屯市山聲言必取建昌公遣千戶忻都
逆戰兜港誘之半渡徐出鐵騎蹂其後追北三十里橫尸滿野又命
鎮撫翟欽徑覆其巢穴廣昌浚走汀州公還而建昌之亂帖息如未
附時矣方倉卒上變適承豫章與獄之后爲數百家計者不過席藁
私室以待斧鑕重則潞宮爲汙池輕則化家爲囚虜夫何疑然及公
制覺於俄頃消禍於片言遂能易亡而存轉危而安雖其精神心術

之所運而所謂智勇與仁微公孰克兼之哉其後公以參知政事拜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遂會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江東宣慰使張弘範等舟師崖山乘潮薄南船縱短兵接戰執政陸秀夫窮蹙抱衛王赴海死降其宗室侍從官承宣使尙數百人得其所懷金璽獻凱於朝十七年三月以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於湖廣後四年承詔從皇子鎮南王討罪交趾至其國無梁河結筏徑渡奪天長府世子率官屬航海遁公部勒舟師追襲之獲戰艦二百艘公渡天長濱江江水橫溢則冒沒營壘非便將大城其府留師困之謀不用而水果暴至因趣班師命公以其軍殿公且行且戰及皇子前遇其伏兵起永平關藥矢中公膝次思明州遂薨以其喪還葬都城西永安山南至元廿八年有旨錄公死事特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賜謚武愍於時卹典未行命始下人人以爲沒身曠世之遇至大元年從贈封令復加號推忠靖遠功臣贈太保儀同三司追封滕國公仍謚武愍公姓李氏諱恒字德卿其先有國河右之賀

蘭山曰西夏者公之世也。自其父淄州都達魯花赤贈金吾衛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滕國忠襄公始家淄州。長白山山下故。今爲淄州人。於是去公綏靖建昌之年已五十年餘矣。昔之飲沐公德者。長子老孫且更數世。而猶曰吾父吾祖李公之所全活。吾雖易姓以從。公飲食以祝公。亦若歉焉。矧今吾侯啟之以崇報之禮。示之以醇厚之風。則自吾以及世。世凡而取雞與豚。登黍與稷。以能滋吾之生殖者。皆吾李公之德之漸。可忽忘哉。乃相率來請。余文刻之。牲石。余嘗備數禮官考。夫有廟制祀之節矣。蓋天子縣內之諸侯。有采地焉。外諸侯有所都之邑焉。故皆得立廟。而非其同氣之尸。則有不厭不嘏。不旅不酢。而已降。秦及漢若欒公之配食社主。若蜀守文翁。齊相石慶之立祠郡邑。以至於桐鄉南陽渭城之繼起。雖其事變古益滋。尙皆人心之不可終泯者。然耳。則今李公之廟立於綏靖五十年餘之後。非夫秉懿好德之心。有動於中能致然乎。傳曰國功曰功。民功曰庸。觀公所樹立之如彼。而其子孫紹隆繼美之如是。抑庶幾古大臣之遺

烈哉雖廟而祀之在建昌之民猶爲不戾於禮者公之世爵行業有國史之傳有奉常之誄有幽堂之銘有隧道之碑有家廟之詩余之斯文爲建昌釁廟而作者也故序其績詳焉薩侯良二千石也名薩德彌實政有體要今旣美代還朝矣建廟之力出於管軍上百戶羅勝羅由軍校長百夫是常隸公麾下尤有德於公云余旣論次公事復系之詩以永公思其詩曰

人心不一至變則通聚正乘剛其來不窮渙之萃之有廟於中惟廟伊何饗德與功江閩之交盱爲軍壘守攻更禪曠不知幾宋踏元興如龍雲起維時武愍受辭南指麾旄所次謀若天啟旣帖蠻荆拓江及吳水有鯨鯢山有豹羆亦順而寧無稽而誅小腆非殷誕敢集枯鄰之震矣有泥弗蘇盱民晝呼孰於余豐顛天不聞延頸待刃有勇武愍提師來狗曰此吾民悼耄髻亂在我懷柔毋彼蹂躪尺櫝之疑付以束煨去爾芽蘖絕爾疵吝樂哉盱民血肉吾身豈惟吾身祚及宗嫺我宅我居我田我耘以社以方燕及秋春武愍在天惠於若人

五紀而羸越若朝夕女則有甥男則有息家有訓言受藏以繹視公如神左降右陟相我後人無我厭斲自公之旋有頌於碑民則思之而未克祠今守薩侯繫公是儀作廟言言肖像巍巍我民修祀有崇無隳姑山崔崔盱水湜湜昔公來思凋戈金戟今公顧綏玉瑱瑤席有餘其馨遲公來格絃余雅歌式薦明德

處州路新修廟學碑銘

并序

處州路新修廟學成總管盧侯景經歷王君文彪以書抵某請識性石書曰昔昌黎韓子爲鄴侯李繁作處州孔子廟碑文歎其至官能以爲先旣新廟改像又置講堂選博士弟子肄習其中而本錢廩米皆可繼處以守則固廟學具與宋制無異矣及孫威敏公汚徙建今學時則慶曆詔下以公之賢興此不難也其後宣和盜起學燬黃公葆光爲州復崇新構視舊加宏入國朝垂六十年雖或革或因屢勤工役而朽填未竟摧剝隨之景之始至祇謁廟廷退卽堂席顧瞻棟薨危甚將壓乃與長貳合謀屬經歷王君勾校出入之贏得逋租餘

八百石戒有司毋緩輸命計吏別儲峙飭材徵工畢於是乎取方授
圖練日會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李公按部至郡景白事及之
且曰廟見公周旋庭陛計陳器設縣之位殊隘宜增闢東西各一楹
以廣其度隆棟厚礎既矗既安修筵豐籍不偏不踰河目海口翼翼
在上陟降拜舞舒舒有容自靈星門泮池重闕列廡至於會講之堂
稽古之閣弦誦之館齋宿之廬下逮廩庾庖福凡桷榱傾侈而飭甃
摧落者咸易弊爲良外隅內奧堊牖相輝又度地正陽作新亭具刻
詔書以承休寵役未半教授林堂實來尤相與薦力以臻厥成今鳩
僇告備予惟守土之臣職司教典屬時補弊豈有勞烈可名金石而
使輶至止嘉惠斯文勸獎作興以致茲新美將令千里之民均霑豐
芑之澤仁漸義漬貽訓遠矣倘幸假辭紀載明李氏仍世有人使吾
處之民視儀終始樂學之成以嗟歎詠歌於無已其亦可乎昔某備
官成均從公爲僚今退休田間在公容察之下維顯詩之則其職也
公名端字彥方由藝文太監掌書籍事予閩節改今任有學規十一

條布之列郡示下學上達之方著明善誠身之本有學有政知先後
哉詩曰

若古範民有庠有序閭塾所升進旅退旅飲射讀法於焉廬語還從
父師講道肄德事親信友動言維則及夫興賢自鄉而國致用於時
爲大夫士亦祇六德亦和三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庠以養賢序以
序射士出於農學須其暇越鄉而遊則衆所舍凡學之成民用丕變
少能代老耕則讓畔明君誼辟視爲勝算魯嘗修泮鄭不廢校來歌
來議胥訓胥誥二國之政卒以無暴巍巍聖師宜有廟樂唐始潔祠
宋因建學邊豆孔嘉笙鏞間作夫是秩禮亦承於古瞽宗之制殷薦
樂祖周公於周孔子於魯矧是國中聖維教父首善自京刑於郡邑
教行自舉洋洋秩秩元運重光赫如天日率土有截嚮用儒術明詔
屢頒申嚴甲令憲臣宣風良牧涖政吉蠲苾芬式時誦詠育彼菁莪
洽於休盛山區海陬凡有官守挈是夷風化爲禮園栝維東藩千里
而表俗鮮淫昏民重孝秀建學立師繫教之始孰爲新宮鄴侯氏李

在宋孫黃亦濟其美支傾柱敗間闕五紀撓棟彫簷日就於下爰起
新功以埃賢者盧侯至止有嘖悲咤徵匠以傭掄材於野有奕使華
翩其來屆嘉侯是舉勉以弗懈介爾高明廓爾湫隘凡厥禮容有隆
無殺問財焉出逋租是輯咨爾元僚制其張翕廣庭閑閑穹棟岌岌
自門徂堂爾營爾葺無侈前人無廢舊觀業有息遊祭有薦盥謹爾
遁思合爾泮渙經訓昭垂日星與煥挾策而趨重席而坐勉勉生師
矯輕警惰如彼執御逐左而左如彼稽田是菑是播惟二李公前承
後引異世相望肆不隕問惠我栝民知遠之近式訓程之視公繩準
顯允盧侯職是南伯起孝起敬民用飲食僚有王君婉其諾畫載新
泮宮崇崇仡仡神道設教天維顯用民罔敢知惟日康共春則俟相
輿則成誦矢詩颺之聲於有衆

温州新建帝師殿碑銘

并序

郡府得建帝師殿像而祠之承國制重祠典也初西域聖師入思馬
以真智實慧具一乘之解脫究三藏之言詮東來京師爲世祖聖德

神功文武皇帝闡揚妙義通流教法言出契機尊爲帝者之師其隆
禮備物古無與比而聖師亦自以躬逢極治之朝願効師心之學乃
依竺乾聲韻制爲國書新字錄本上之有詔頒行天下且命官府符
章制誥文檄悉以新字從事內而京邑外而郡國咸立字學使承學
小生肄業其中至治初元天子申勅列郡大建新廟務極崇侈以稱
國家褒揚振厲之意温州在浙江東爲大府矣於時守臣祇奉德音
卜地城東華蓋山下羣工子來材良築堅廟成而穹殿中峙門堂翼
映軒廡回旋搏土爲像黃金之膚五色之表光采流動如開辟益計
其椽題之美堊牖之華豈止誇雄稱麗於閩越之疆而已也自其肇
建逮今元統甲戌亦越十有五年而門闥之飾漫漶弗治長牧惻然
用圖厥新重惟一代制作之盛侯邦祀之隆不形篆刻曷揚景鑠
乃具右請詩詩曰

神聖有作天錫珍符龜呈禹畫龍負義圖文以理顯數因象布合而
成字聲諧形具篆籀之萌子本芟滋爰立六章下逮師宜散隸一變

真行再造紀事載言由茲有考旁行敷落異域之書亦用義類包括
遺餘史官教失六藝殘剝離方遁圓取便俗學點畫旣舛魚豕日訛
資之策櫝其謂斯何不有神人正名百物曷究其微制爲之律元運
龍興入表同天佛慧靈明示作幾先卓哉聖師生知謂智以大辨才
爲世利器曰是六書質之竺文諧聲一義如陶在鈞字則有母母西
十一反切而求部居秩秩參伍乘除其用無窮譬諸律本肇自黃鍾
數周則復氣至斯應何必窺璣天時式正璽符篆刻號令發揮庠講
序述日星與垂煥焉新書形諸制作元造同功誰其橐籥聖師成能
無位有名恢弘像法爲世章程天子念德詔崇祠典潔齊薦巖徧於
寓縣聲教而漸守尉所監廟饗巍巍眎瞻巖巖於焉講業於焉設俎
若昔夔夷祭爲樂祖永嘉古郡際海爲隍仙聖所都塔廟相望有山
華蓋川澄林靚乃卜新宮以承明命明命自天承之在臣我是藩侯
式宣式旬覺廟禮成佛日增煥形戶霞舒繡栢雲散肪流瓊城獸擢
金觚牖檻暈如軒廡檐如臺門設樹宜新無敝侈而大之責在令吏

乃崇基構廼塗丹青闔闢六扉上應靈星郡僚趨庭拜跪與伏祀事
孔陽不戒而肅燎煙所升結爲香雲徧恒河界苾苾芬芬薦此明誠
爲天子壽天子萬年統有九有九有承寧四方底平像教旁沾里爲
化城載稽往古聿惟三重制禮考文非聖曷頌天德作仇人文褰開
聖師臨之皇猷顯哉泮水闕宮保魯所作尙廣德心播諸詩樂豈伊
教父與佛齊尊祠秩昭垂貽厥仍昆有石無辭何以警後禮官詩之
用戒牧守

慈溪縣開壽普光禪寺碑銘

并序

昔在宋寶祐二年其歲甲寅史永國公去相閱十年矣以其宿智願
力輸發家財作大阿練若於慈溪縣西南石臺鄉之車殿塽用前執
政恩數請於朝得賜額開壽普光禪寺斥田租一千七百石有奇海
塗山林又若干頃別籍於寺以爲永業於是像佛有殿演法有堂庋
經有藏懸簾有樓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闔以限出入有方丈之室
有香積之厨有治事之司有肅客之館魚鼓鐘磬牀第卧具凡寺制

之所宜有燦然畢備初寺未底績而公薨其子玠卿等卽奉裳帷窆
西天峯下至是寺因得以設像寘祠禮也十年爲咸淳三年乃起甘
露寺高行僧時敏集諸大德律師標結界相宣乘羯磨佛事二晝夜
而寺功告成自可慶開席更夔通二代而敏遂受請住持敏經山佛
鑑範公之嗣子開堂說法偈明道要一時飽參久證咸來依止履筮
雲委巾孟川會化新造之區爲大方之家敏實爲之而謂其力能致
是是不然矣旛華香彩影動半空松籟溪濤聲傳百谷踐其域而嘖
其道者如行匡廬嚮皖之間不知身在荒煙野水濱也蓋其地去支
山不十里晉高僧支道林嘗往來遊息而宋之禪伯進虎子所棲隱
石門山者又近在廿里間虎子與浮山遠公達觀穎公薛大頭諸德
同參同遊想其經行冥坐之處神光靈氣飄揚澗壑之中與香臺金
殿同一布獲要之象王師子豈有異迹哉敏旣退休其徒景星實嗣
居之次介清次惠雲次惟敏次希道五傳而其孫曾起子法匡復以
公選補處蒔松楨以蔭門術歸侵地以正疆理迹其彌綸闕漏渙飾

宗猷卓然惟有端緒由寶祐甲寅下逮至元已卯羸八十暑霜矣而
是普光之境駸駸比隆於二佛勝地不至莊嚴妙好稱茲像法則不
止也嗚呼盛哉今年秋余東遊過龍山而少麻焉其長老守廉初化
故其宿衲營葉謀於寺眾具列始末請文貽永余嘉永國有大緣業
而自敏以下皆能刻志弘法何其承休濟美克至於是宜彰懿範垂
示方來乃序而繫之以銘銘曰

支越而鄞川融山結有谷盤盤如環繫玦湧翠浮青下蔭深樾金銀
吐氣風雷啟鑄其一繫普光王有大刹土地神持地曰此寶所淪於

空荒誰爲適主當乘勝輪軒豁呈露其二時惟王臣永國恂恂攝一

切界入種種因干楹琢玉萬礎截珉樓閣門開光景橫陳其三寺功

未究永國上仙簣進爲山則由象賢益圖鉅麗以廣堂筵乃致碩師

說法熾然其四夫是碩師號名龍石非法說法摧鋒破鎬參徒四來

依之游息醍醐酥酪滿器而食其五昔在興化前賢執銑一道傳持

如于授券故能弘宗以不退轉在我法中何式非典其六星吾上首

於法有緣賢賢相證至於忘筌揚燄騰輝一燈五傳曰予泊匡玉貫

珠聯其七並持法寶規柘禪叢如水湧波如雲行空不滯名相不專

伐功一華瑞世五葉春風其八我聞五天聖道場地羅漢棲游天龍

擁衛樂我常淨拚除諸穢雖在山林而多靈異其九神泉發寶慈雲

垂蓋具眼比丘攝衣來會不離牀座得大自在依止上乘入佛三昧

其十凡是正因當報佛恩無使無明戕我善根着佛田衣為大沙門

信心不果舍智即昏其十一如濟瀚海不登慈航飢蛟饒鱗肆其斧

吮能自起信回向心王不動諸念成彼津梁其十二無謂法道隨世

遷貿當知伽藍願力所就永國基之耕則始耨諸師是承肯堂肯構

其十三堂構成矣廼藩廼飾敷菑勤矣廼稼廼穡咨爾後人謹其封

殖仰止前徽不昧惟德其十四甲子既周而又半之紀績垂鴻有石

無詞爰鋪厥美琢此銘詩於萬斯年昭薦國釐其十五

頌

東陽縣禿滿長官去思頌 并序

在唐興元初有賢令曰戴公叔倫既去東陽遺愛在人思之不忘託
辭頌德刻於貞珉下逮今至順辛未五百五十一年而縣之賢長官
禿滿答時公亦適去官滿歲矣民之思公猶昔人之思戴也將順稽
故事礮石載辭表世訓後乃來請文予不能卻也夫以世閱五百五
十一年之久而令長之迭去迭來名湮跡淪者何啻數百人若兩公
之相去寥乎其不相接也乃能並繫民思繼揚歌頌於以知是理之
公著在人心雖千載而有同若世之夸毗恣睢狗人忘己者之孰得
孰失則有不待辨而明者矣公字曼卿本只温台部人以族望材諧
從事閩瀾復由昌國州佐辟瀾省譯曹掾出長睦之分水再轉而來
是邑範己以嚴涖民以簡制政一堂之上而宣風百里之間惟不自
昧其初心故去之日如始至知俚俗拘於陰陽之謬論而親喪或數
十年而未舉於是申明禮制勸示葬期蓋隨其豐嗇以就葬埋者干
有餘喪而民興於孝俗歸於厚矣患帳籍弊於吏曹之乾沒而官由
民賦或失其富貧之等於是下令制期自陳過割蓋躬操朱墨鉤校

出入曾未數月而戶版以明民稅以定矣流通四歸耒耜方來而田
萊闢矣風清弊絕枉緹直伸而力役均矣已德旣明則無情者不得
盡其詞矣無欲故公則雖日賞之而不竊矣廉問彰聞委符迭至而
賈其餘勇奮其獨斷又足以平旁境難平之訟矣琴堂晝靜理定智
行而狐憑鼠依狸號鱸舞有不得肆其欺售其姦矣政或少暇則
敷揚經誼以申庠序之教歲或薦侵則推誠勸分以甦捐瘠之民庭
無納謁而耳目之聰全吾素矣門絕苞苴而口體之養無私奉矣乃
若退食之餘深扃宴坐誦經考律卽事窮理冲襟曠度肅然若山林
之隱夫布韋之賤士間則課子姓以學而貴介之習膏粱之味不使
之接於耳適於口入於心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而傳亦曰陳
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然則君子之致其治也固亦率之於身信之
於行而已嗚呼豈弟君子微公其孰能當之歟部使者段公幹羅思
公亦旣廉得公行交章論薦而陟明於朝矣課其民庸宜居郡最則

冠惠文於柏府贊幕畫於薇垣揆德疇庸夫何賸哉談者類曰建宮
樹牧木以維上下而禁淫邪自世鑿不明民梟滋甚是非貿於形似
之微摧衄成於文網之密蓋古以官制民而今則反制於民矣夫以
懷危內顧之心而爲是苟容求全之計宜乎州縣之政日入於衰壞
而莫之能拯也予則以爲不然木以蠹蠹石以溜穿使吾截然無間
之可乘則民雖善巧吾固持之以誠變雖日萌吾固一之以法就令
萋斐宜於組織青蠅工於點染亦安能傷吾錦而累吾玉哉謂民情
之有善也何以挾瓦石而伺出謂民情之有惡也何以撫嘉樹而興
思予以是知理之著在人心者于載而有同持之以誠一之以法者
昭灼而可恃苟以孟子所著濯纓濯足之歌而證之以東陽之民之
心則世豈有不善之俗天下亦豈有非義之民哉然則迹公豈弟宜
人之政初無藉於斯文而斯文之不令豈將植私愛於公去之後而
徼公之知於不可涯涘之中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於神明者
也予無良史之材竊慕風人之義式哀輿誦爰播康衢其頌曰

建邦畫邑維以圖民勢如綴繆遠疎近親百里之疆其衆牲牲治耶
否耶仁與不仁長民之官示民丕式爾惠吾生爾食吾力匪忠匪愛
於何適職競由人視爾詐德德壅斯竭德盛斯流彼興有民曾不
是求式訛爾心覆背爲讐相我魚肉矜爾戈矛暨暨賢侯治茲巖邑
巖邑之民伍伍什什如牧放豚旣入其笠則便安之毋若東溼聖不
云乎三年有成不懈於久不虧於盈問農何如我穫我耕問吏何如
我章我程商職貿遷工作什器桑雉於馴麥歧成稔居有恬熙行無
跋扈視廛知野民則遂遂愛侯慈母敬侯明神侯之與存雖泯不泯
百年之思僅一秋春今侯去矣孰佑我人昔舟之僑不競於政曰古
遺愛聖以善鄭殖而田疇誨而子姓誨之殖之教立治定吾聞君子
遠大是知究觀侯心式穀似之翩翩鳧舄踰鳳儀考績升明莫我
惠綏治朝求賢徵於旣試侯之風裁衆羽一鷺有鳩其弁有絲其轡
原隰之誨後侯斯涖侯德在民時雨春風披拂漸濡洽於困窮窮閭
舉子以姓從公此豈苟然明民之衷畫水之湄峴山之麓有繫其思

豐碑蠹蠹義民耆壽請詩於僕爰告方來鑒侯之躅

元故海道都漕運副萬戶咬童公遺愛頌

并序

海漕之事其有關於國計爲甚重矣夫括東南半壁之賦租入備天府山嶽之儲峙非能無脛翼而飛行也然率循故常不贏旬月畢集京師以有人焉轉旋闔闢於其間故耳漕運萬戶之有府有官始朱張氏自其敗亡倚注尤重朝廷嘗紆廟算慎簡名流付之操柄雖官有正貳之殊而其品秩咸在第三金符銀篆出入駕三乘傳賦祿視外諸侯倍列城守牧受牒聽令唯謹其去而翱翔禁近出入臺省者踵相接也官至萬戶厥惟重哉至順三年其歲辛未有詔江淮財賦都府同知咬童公改漕運副萬戶蓋公嘗爲御史推姦擊強有聲出上簡拔將試之難非序進也方公未至人已想見其風采及涖乃事則主之以誠而行之以簡不琢雕以爲巧不表暴以爲明凡所施設有順無強未逾時譽望翕然三年壬申公當部發春運厥旣受任蒐求利害而逆計其然否得其興除先後之實修析而縷陳之時行省

參知政事杜公出涖漕事察公言議誠確上輒見之於行春運最爲艱險歲常於浙西從便裝發是歲浙西被水行省議撥江東糧十七萬石湊之公慨然曰風信不可失失則有誤國計非細故也江東遠在上流俟其轉運交量入舟如稽緩何徑請省懇請先發浙西所有卻徐以江東糧補足夏運宰相是公言立爲改命各所千戶輪次下海卽分詣諸倉監裝無錫州長玉倫赤不花頗姦黠暴縱指使羣卒攘攫省頒法斛不時交裝事聞於省省命公驛往劾之一問得其罪狀官吏旣伏辜而料量亦不取贏列郡倣畏相戒不敢犯公令舟比達直沽都漕運使督綱船重概轉入河倉都省常遣官臨視而以監察御史涖其成公復以卸糧諸弊白之著爲定令河海之船梢碇水夫各不許離次入踐其舟又不許登岸遊行致爭從綱官與海運千戶監臨交卸自始及終將閱兩月官有厲禁而里無叫囂會省部科撥海舟別給脚直往運遼東粟菽入萬餘石舟人射利爭欲承載公聞卽取姓名悉附於籍立鬪使自拈之衆乃帖息於是省臺官以公

廉能實績文章薦之於朝而公以涉海憂怖成疾方竣事入見宰相報功及京遂卒訃至海滌舟衆聚哭相弔聞者爲之涕洟旣再歲而民之思公如一日焉乃伐石請辭將具列遺懿傳示方來予曰公亡久矣非有聲烈足以歆豔於人又非有福威足以警動於世而民懇懇焉懼公之迹湮滅無聞欲假吾文以圖不朽夫子謂誠能動物又謂有感必應其効固若是哉公阿魯威部人也由中書直省舍人出爲濟南總管府治中拜西臺監察御史尋遷內臺江淮再置財賦都府選同知府事復選爲副萬戶階中順大夫卒年三十有九公精悍謹敏勇於建事猶爲所試者小耳使究其用則翱翔禁近出入臺閣其所以自重者必不止是而已雖然高爵重祿人可得也而面諛背憎出輒唾罵或至攻發其私而斥敗之者皆是也則若公結愛於沒身之後而傳信於不可致詰之餘豈不足以崇厚抑浮而爲挽回世變之一機乃系之頌以播於康衢以壽於貞石頌曰

地大物衆曰維京師軍有糗糗民有浙炊資之以富則順無違居重

馭輕強幹弱支惟聖斯訓夫豈邇私其一賦粟荆揚以實天府千里

饋餉士猶飢阻而况萬里如出諸庾溟海為渠肇今非古蛟龍掖檣

飲飛憑鵬其二發不浹旬達於析津千倉萬倉其積陳陳曰是漕計

回幹有人不疾而速不響而臻其致伊何視民猶身其三身有痒癩

為吾隱痛不恤其憂民則誰控繫咬童公世之麟鳳其智良知粵有

機綜謂吾與民異體同用其四必厝之安必扶其傷使陟大川如履

康莊我不忘民民其我忘至順之三春當戒航舍近移遠民始偃偃

其五公曰風信毋寧少爽往顓外廷報可如響有撓吾法俾直毋枉

綱船受輸姦滋弊長公究其端始張禁網其六凡民有欲聚則必爭

無虧無盈既平既成民曰平成由公之明公曰爾民無麗於刑式遄

其歸以暢爾生其七天胡夢夢不昇公壽有勞弗施有用弗究民之

孔懷疚心疾首仰公如神忽左忽右公乘焱風顧我童叟其八如父

於子罔不惠歎天理雖微著在人心如霆斯發如日斯臨影響形聲

昭昭德音謂民忘公匪今斯今其九天之粒民以為爾極國有服貢

士有稍食餉道之行繫水之力雲濤際天其憑其翼公終佑民民思
無斃其十

嘉興鹽運分司紀惠頌有序

漢置郡國均輸鹽鐵官鹽官天下凡二十八郡而在大江以南者會
稽郡沿海鹽會稽地聯東西部封域廣矣海鹽以地產得名庸詎止
嘉興一州境哉負海之利煮水爲鹽齊蓋征之以爲當國強兵之術
漢均輸法猶曰推夫人用之數官自受之而以平價出之敢私鬻者
鈇左趾没入其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抑兼并而防淫泆
也當時所舉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鹽鐵均輸議者重以安邊足用之
本難之遂卒不能唐置巡院峻權增估民已甚病至宋給官本請鈔
受鹽則厲禁加密而公私交瘁無遺策矣漢之鹽官其制莫詳若會
稽所部縱廣數千里海濱斥鹵之地地盡鹽也而以一官領之大數
百升而金十釜而鍾偶筴之而爲籍錢人無以避此數也今給本請
鹽之法尙仍未舊而統之以轉運鹽使司置使員二同知副使判官

員四重其官故常選用能臣然佩以三品銀章出入乘三乘傳其所部之總管府州若縣承命不敢少後官以轉運名則夫開闔利柄隨時變通諸使判官固得專而制之非如他有司受成法於上按而行之猶衡石之不可以輕重低昂之也國制二使總凡司事同知副使判官歲出分司准校其鬻鹽之次第而上下其賞罰冒禁而私鬻鬻者卽議寘於法任專責重則雖同知副使判官職有等差固視二使而與之侔焉其選宜不輕矣嘉興大郡境內列置五場場歲有課有官吏以奉其成畫有倉庾以時其出納自比年旱乾潦溢之不常凶荒扎瘥之繼起亭民疲於刮鬻逋課未償新額日積官吏胥爲詭戾若束溼然急則促數耗矣元統改元之明年轉運副使潁川李侯實分莅其郡於是侯在官踰三年諗於聽聞酌知其弊至則進其長貳曹吏而誡之曰鬻鹽有火服給本有戶帳私鬻必出於場亭私鬻必受之卒伍法所當禁吾不貸之以情法所當予吾不私諸其屬利所當舉弊所當革爾明告吾吾其敢不悉力自吾身以及吾之屬吏知

以簡御煩以廉率貪而已凡著令之所具吾與若曹共守之一或不
恭吾不以絲毫貫汝也唱名給本隨至隨與無晷刻之淹無銖兩之
損也按行團竈單馬羈童糗糒所資取諸裝橐勸其勤而懲其怠不
啻父兄之督其子弟教戒之出威於笞箠有犯私鬻鬻就逮而來則
爲之疚心疾首推見至隱傳之輕典開其自新使不陷於酷吏之深
文不入於上罪之桎杻雖被重錮人自以爲不冤倉庾受納辨其色
澤爲之平概取足釜鍾無贏合龠羸孺癯叟以次進輸莫敢先後手
執算籌鈎校登耗飯蔬水飲若固有之無賓客之迎將無庖傳之讌
娛去之日如始至焉蓋亭戶鹵丁躬受涵煦之恩感戢不忘義也而
若齊民獲安力作以無隳突之虞以免織羅之害如春風時雨之及
物而物不之知則仁不勝用矣今侯以治辦還司而民之飲惠沐德
者咸願列侯之績刊之貞石示後至楷法乃相顧言曰吾儕小人躬
稼而食無尺籍於鹽官而終歲勤動積其布縷粟粒之贏曾不足以
當捕吏一飲醕之資自吾李侯之至而始得率作興事以遂有生之

樂孰能詩乎其往請辭以永無窮之思予方悲世鑒之不明慨民鼎
之滋甚而於是舉獨喜夫人心天理之不可以終泯者如此則爲敘
而繫之侯名某字正卿由中書掾入官宰滿城守泗上皆有惠政在
民民爲樹碑以頌遺愛有爲有守今將陟明於朝宣其智略紓民隱
憂薄海東南於胥望之鹽筴固其一事焉耳侯之四子皆學爲儒仲
子國子進士第三子舉至治丁卯進士第一詩書之教藹然一門侯
之所存茲可見矣頌爲郡民紀惠而作非其屬之私焉先之以辨課
之實亦推本而言之者也頌曰

鹽實地產厥味惟鹹海王之國利盡東南齊正其筴積之成富漢鹽
鐵官視爲寶路均輸使屬賦及丘民籠利而行兼并相因唐置鹽院
宋始定課權其輕重以滋食貨經費之出有國之常權法旣密民用
疾傷聖元龍興制則因舊轉運名司官以選授藉戶給本課無羨贏
請鈔以估予蘊以平徒法不行人執其柄校厥盈虧戒不恭命曰是
嘉禾望於浙西噓分五場有弗能齊歲龍在戊元統之二副使李侯

持節往涖謂吾奉法維以視成毋愆於素毋蹙於傾官育工備俾時
散給爾有常輸則以時入稽其耗登示之勸懲爾無私鬻麗於大刑
法令在人昭如星日吾將與汝守而勿失國有嘉量坊民於姦吾飭
庾吏毋爾面謾吾少也賤衣瓮食糲今而賦祿行有舍艾繼粟繼肉
有廩有庖敢以口腹貽爾告勞一夫逮繫株連百室侯鑒孔明罅穴
斯窒丘民力生食稻與魚向非吾侯曷寧爾居昔侯未來蹙頰屢嘔
侯旣戾止燕及黃耆治功成矣侯則言旋民之戴侯列宿在躔後侯
重來持節按部以卒保我綏我眉壽顯允吾侯家有詩書倫魁碩望
承慶之餘懷仁負義侯所自致牀笏如林觀厥報施官守言責世豈
嘗無無得有失是誠負予侯德之純如金如錫矢詩揚之垂後楷式

楊丞檢田頌 并序

東陽丞楊公景安解秩將去操耒之農負販之夫暨於褐寬之徒逢
掖之士謹然言曰茲歲丙子公之涖政適三年已而原田無秋民將
阻飢公曰吾其可以官滿自諉躬愬大府以次聞於部使者請如故

事檢覆其菑厥既報可公受牒當分詣諸鄉一童一馬襍被徑往次
舍必於菴廬食飲取諸裝橐視田勞農已事即行跋履荒阻閱數旬
歸治任俟代退然若無德於民者矣古有借留之典吾將破崖岸而
求之不識可乎嗟夫官民之間相臨以勢方滿秩將代旦夕解去嘔
呻戚休吾何繫哉而公之是心篤不能忘卹菑救患若已隱憂雖一
食飲一芻秣之微不以重累吾民宜乎民之愛戀真若赤子之去其
慈母而疾者之失其良醫也迹公之智其賢於世吏遠矣然則願借
寇君與謠叔度壹是吾民可已不已之情予茲有聞敢忘傳信乃作
楊丞檢田頌一篇以永民思竊附風人之義流為孺子之歌頌曰

大縣置丞丞以貳令彌縫闕漏闔成政舉斯加彼實制民命 其一

肆令治縣共理惟寅占位涉筆丞豈其臣有智必協有謀必詢 其二

載稽治否酌有公論繭絲保障間不容寸民鑒孔明莫或流遁 其三

東陽在婺百里之封廉德章章有丞楊公楊公制政健敏而通 其四

先時丘民喜鬪樂訟公牖其衷不震而竦令雖執競民獲康共 其五

因賦定役則罔後艱重其所輕茲以穴姦賴公司平里謚閭安

民奉公上有庸有調挾是厚誣烈甚原燎公為事程無爾醜暴

眾方囂囂莠言盈庭汨其腥腐亂我芳馨繁公主靜神聽和平

亦越三朞俟瓜而代時秋亢旱赤魘為害焦澤赭原莫觀銓艾

公戚於懷往顓牧連謂此巖邑民病無年不蠲其輸則瘠而顛

誠至言諄卒獲聽受即命行田檢括疆畝公曰異哉予其奔走

一既屏騶從亦載糧餼單馬羈童步嚙降丘勞來疲眈使無隱憂

十二 毗曰明府顧我復我不驚犬雞不窘春莖遂我生育拔諸寒餓

其十三 宦成而怠人有常情繫公一節不撓不頌翁是實德溢為休

聲 其十四 惟今部使張瞻明目刺貪舉廉令嚴政肅豈遺其近而弗

甄錄 其十五 論公之才宜濟時康最公之績何愧明揚廓而天路跂

彼雲驥 其十六 賢智之生世常不數達而之用守約施博厦材既具

不棄櫨樽 其十七 今人古人可企而齊龔黃卓魯夫何遠而相我楊

公大邦維儀 其十八 我邑於西五舍而近謠誦相聞說丞如尹問訊

崇陰酌言斯允 其十九 爰緝蕪章播之康衢匪我誇公爲後之模庶
幾道人采而進諸 其二十

柳待制文集卷九

柳待制文集卷十

續金華叢書

墓誌銘

元贈奉訓大夫輝州知州飛騎尉汲縣男王府君墓碣銘有序
府君王氏諱澍字澍夫娶張卒時年二十二其嗣子興祖纔五歲耳
母丁夫人卽以府君之喪葬所居縣西北五里張園之原旣四十一
年爲延祐四年興祖通籍於朝爲中書禮部主事品視第五得贈府
君奉訓大夫輝州知州飛騎尉封汲縣男於是興祖將以府君之世
業行治載辭碣墓請於其友東陽柳貫曰興祖不幸在抱而孤無所
識知不能悉吾父之聲容而吾祖母蓋常常舉吾父以厲興祖曰爾
父幼從而祖學刻志讀書每授一經占誦數百過務口熟心通乃已
我時亦不見而祖之以度程之也爾祖常謂我是兒幾冠而文氣凌
厲其進矣乎吾家故艱約及爾祖卽世百爲叢委其身晝日接人事
外夜分尤力講不輟方疾旣革強起抱爾著膝上泣指爾母而告我
曰人非貧賤之患而憂子孫不克成是子其庶乎唯二母之望吾今

負吾母矣言訖復泣下已而遂卒我與爾母知其言之痛而未忍卽死者以有爾在耳爾父之涉於世者淺其智不大見而學亦無所施以吾觀之其涵茹植立他能子弟不一二覲也興祖稍長卽深識之今茲賴二母不失其家尙竊祿食以有饋祀祖母今年八十有六吾母亦六十有七華皓後先並受顯恩而吾父之寵第及於泉窆蓋會不得半菽以養是於子道不亦至恨也哉吾子幸次而誌之庶有以慰吾父久沒之魂而且以飭王氏於永久貫謹按王氏世家曲周府君之曾祖諱魏金貞祐九年進士仕至寶豐縣令祖諱克溫金季以從仕卽爲輝州都孔目官兵疫起手治粥藥以活病餓者民德之卒捍城死難祖母申夫人始由輝徙衛州之胙城縣故今爲胙城人父諱文昱不仕以明經教授鄉里母丁夫人也興祖字景先溫纘有清裁起家郡文學辟中書兵部令史歷樞密府入中書省爲省掾秩滿以今天子正位東宮領樞密使時嘗奉牘用恩進一資授奉訓大夫向美顯矣有子毅國子生贈封令官五品始予其父階官勳爵母

若妻卽封縣君景先請於官曰興祖之祖母丁實保抱攜持興祖以至於今願以妻呼延所得縣君讓丁宰相義之於是丁夫人與張夫人並封汲縣君人知榮二母以爲王氏之孝之符而不知景先之所以藉寵於國家昇矜其祖母者實以畢成父志而已余聞忠孝之門克受祉報若輝州之敷惠執節府君父子之仍世履儒其善厚之澤鬱塞充滿至於今而始發達流動焉豈真所謂盈科而後進者耶夫君之德之漸吾蓋不知其所止也銘曰

繫王受姓出自諸姬曲周之宗繼別始支於共於胙載德甚儀祖烈揚揚孫謀規規有殖其豐而嗇於施孰不蕃畝視爾耘耔維昔孤孱鵠然奮飛有奕命書賁於烝祠亦旣顯孚而又燕宜明昭者天不昧人爲鑱茲豕石用永厥徽

有元故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仇君墓碑銘

并

序 代趙承旨作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朔平臨潢二縣令者諱

輔卽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府君實又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君也君諱諤字彥中始亂從府君出禮賓客已落落善占對長益涵揉於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君生二十二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納人士君布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留給事邸中久之列上其能卽試君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知威州廿年稍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聲稱廿五年進階州尹未赴遭內艱罷於是御史廉得君威州鞏昌數事薦諸朝欲引置言路不果廿七年乃以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君明年制改肅政廉訪司卽用君爲肅政廉訪副使間歲自免去曰吾復何爲於斯世蓋北過高郵樂其土風因留居十年大德四年以疾輿來揚州就醫藥其年八月十日卒揚州年五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贏囊副楮僑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年其子治濟濬浩迺克自力奉君之喪還卜大都宛平縣西山下莊之原藏焉窆以四月辛酉其域距祖塋五里君性開疏與人交底裏

傾盡爲政多本教化而自持其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傍初不顧已而計曰貧者需銖兩以濟幸我見之他人則持去矣卽俯拾納袖中俟有間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君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其人泣謝道姓名君謝之曰我豈市恩哉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財吏展轉逮賂更數歲莫能決因亦致困置君召諭之曰若兄弟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塗人耳君曰弊同氣以資塗人汝何不知之甚卽大感悟相抱持以哭向君叩頭曰今不敢復有辭矣遂與俱歸時屬縣吏李芝秀慢令當答君望見卽令釋縛呼前曰若軀長六尺徒甘捶楚間不知有功業可指取耶吾與若三日限若不力吾將重置於罰後君出安西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君遽下馬拜曰我當答吏也公向脫我罪又勗我仕今効節兵伍爲干夫長微公之德豈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艸木枯盡僚吏請出禱羣望君曰得無以冤獄致是乎取某事按問得實平反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臣有以采銀爲利獻上徼厚爵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而

地實無曠民往往貴市入輸君急劾聞有旨罷其役命按致言者罪
建寧劉氏居麻沙村囑中仇誣其有反狀州若縣將織羅成獄君慮
囚及之喟曰有是乎卽以法抵仇而劉闔門數百指不絀一人君仕
雖早當官之日不多於閑放之時故其施爲注措概逸不傳今掇其
士大夫口道以熟者一二志焉其所書如是其所不書大抵可見矣
雖然猶爲試用者小耳第令充周而究極之則古所謂循吏不足多
也君曾祖忠源仕爲定遠將軍蘭州司法祖福亦明威將軍父昌平
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後以君弟銳升
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昌平縣男先夫人郝氏贈榮祿大夫大司
徒薊國公謚孝懿諱德義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一女後夫人粘合
氏先一年卒生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郵府興化縣尉濟
從仕郎太常大祝濬從仕郎大都護府照磨浩晉寧路聞喜縣學教
諭堦曰吳燾御史臺掾盧亘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早
卒姚庸承德郎中書省檢校官孫男四人曰慶璋延昌順昌敬昌昔

君愛錢唐比過之去來輒留旬月往往援琴筑以寫山水之清音久
焉若新得之故與予同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年距君葬八年矣而
其子濬丐予文其隧上之碑不腆之言君實知之矧專記墓尙庸何
辭銘曰

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疏疏構之渠渠堂亦有焉我觀
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涓謂德旣儀不卒於施而又一不年不瀾其盈
不侈於傾以游於天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窆孔延西山之原岡阜
厚完有封斯阡以引其休以質諸幽尙考銘鑄

故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席公墓誌銘

有序

延祐三年四月十又六日宰相奏以前祕書監祕書郎席公爲輝州
知州越七日御史大夫復奏以爲監察御史五年五月一日卒官卒
後五日其妻元城縣君薛氏奉匱殯京城南明年正月十一日始以
舟載歸其居大名路元城縣將卜葬前行戒其女奴僕公平生所爲
詩文記序銘頌藁卷滿一篋來告曰吾夫遂於學而鬱於用其所著

見大略具是吾婦人不能悉凡外行吾夫在時雅幸知子子爲我考
擇其尤灼灼者誌諸幽妾雖斬焉未亡將他日有以下見吾夫於地
矣貫哭且辭旣明年其連郭君德夫實又以元城君之言來速銘蓋
貫始客京師公方去官中祕書僑居委巷蓬茨一室不能具几席而
強志確立如古獨行君子間一造之坐談亶亶或時竟日不啜一茗
知其所學爲有源委者夫其養之之充則其發之碩遠無疑也而止
於是殆所謂天者不可信耶公少學於翰林學士紫山先生胡公祇
適時集賢學士雷公膺翰林學士王公暉與胡公同稱文章家公往
來三公間其醇然不雜則多得於胡公而芳澤厭滿皆其自致處困
能亨往往推極命義之微以紓其抑塞傳者以爲是怨者之辭耳宜
乎公之窮而遂以不振也公早以御史薦爲殿中知班御史中丞崔
公嘗目之曰是真讀書明理者吾知其不回撓矣尋辟掾太師淇陽
王府三考當入流內銓卽試祕書監祕書郎比三載其長言於朝曰
席某最宜於官願因留不遷於是復以爲祕書郎至大三年先皇帝

方正位東宮而武宗皇帝在御公爲澄源書數千言以貽兩府其概曰正已而格君謀國而任人是在兩府宰相元氣也臺臣藥石也元氣受病則有藥石以輔之彼此相維而君心可正治道可成識者多之及爲御史首論選官之法固欲循名而責實察言而觀行爲執政大臣者可不監其失而圖其終又論興學所以立教師道不嚴蒙養不正望其成功難矣會內廷臣有欲芽蘗爲中執法者一臺愕眙不敢動公獨抗章拄之尋亦自悔止延祐四年畿輔久旱春夏多霾風和寧諸甸大雪盈丈人畜死傷公上言應天惟以至誠愛民莫如實惠陰陽偏勝理有致然宜合近臣經事多而識慮審者雜議之凡政令得失民情休戚咸得上聞庶有以啟悟宸衷圖回天意他所論列尤多皆精鑿剴直或從或違其効蓋可覩已嘗曰搜摭案牘而逆日以計期會深文以扶細碎吾無能也其徵於書如是而及以吏事屬公者莫不云然嗚呼亦悉其材御史矣公諱郁字士文沒時年六十一自承事郎遷官至階奉議大夫其先太原人中徙大名今爲大名

人祖諱珍不仕父諱榮仕爲將仕郎衛輝路獲嘉縣主簿卒以公恩
贈奉議大夫大名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封元城縣子母楊氏追封
元城縣君公之沒蓋無主後無一銖之貲無一錡之土始喪至葬薛
氏盡斥簪珥鬻以供具薛氏奉訓大夫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諱
均女也其葬以七年某月某日其域在大名縣安家莊昔公受言於
紫山先生曰士所以異於人者以義理養心志以學問養才能以德
養身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養民以著述養萬世又曰盛
極而衰氣數之必然故君子憂治安而惡盈滿所以君子小人之澤
皆五世而斬蓋識之座右恐恐乎懼一言之不售也公所爲文在藁
猶數百篇貫將敘次傳之姑述其世業爵年而系以銘系曰
繫人有生眾萬不齊或坎而流或墮而隳其人其天孰全以虧亦昌
於言而德不施允茲與存抑又何欺有龔斯藏有紉斯纏式慰爾瘞
誅以章之

方先生墓碣銘

并序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華山山之南里
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五代末徒來出唐玄英處士於
宋有戶部侍郎贈光祿大夫諱揚遠與眉山二蘇公同爲嘉祐二年
進士其子滋亦卒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志游覽常
欲資之以昭德葆性汲汲然恨行地不廣接人不多蓋老而益銳初
本陳氏子在祿而先府君命爲後曰是能繼吾業者何必吾宗踰冠
出客杭都主貫外祖閣門舍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以
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於是陳丞相尤器惜之將具奏
請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其一
時所予非班序之顯人則庠黌之聞士於書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最
邃者也始蓋用爲文以應有司後乃束其興觀羣怨之旨而一發於
詠歌體裁純密聲節嫺婉不緣琢鏤而神融氣浩成一家言詩旣益
工業日益落里七吳明府渭因與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生吳溪
上遇好賓客則採摭雲月嘲哢林水間晚善枯蒼吳思齊善父武夷

謝翱臯羽序其倡答諸詩曰風雨集以識臯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喪爲函骨葬嚴子陵釣臺南間歲西遊訪遺攬古興愴增鬱自陵陽牟公獻之新安方公萬里而下若淮陰龔聖子剡源戴帥初永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莆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聯文字交積其藁卷滿數十便束歸山中如有德色然嘗由京口泝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栝蒼行尋鴈蕩大龍湫挾摘景物率藉爲賦詠無一毫徼世意或以是迂先生則笑曰彼豈知我哉家故貧至先生一倚吟誦尤不事生殖遂以艱窶終其可傳者古近體詩及他著述合若干篇未詮次得諸躬無若貽諸後先生庶幾爲不死者先生諱鳳字韶卿年八十又二夫人季氏先卒於貫爲從表姑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至治元年正月某甲子而葬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南東子男二人樗梓克以儒承家女三人適張佐黃旒趙必似孫男三人孫女二人貫少親事先生比長走外歸輒哀其道路所得求先生而糾正焉先生每翼張之迨茲齒士獲有祿食於朝是敢忘先生教指哉去年

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壻吳萊來試春官言近得聾疾畫紙
與人語則僅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死無日矣然行間整整不見老
人欷側態方意其雖聾豈遽衰者萊還而趙錄事以訃至貫爲位哭
失聲已乃曰先生旣葬矣琢辭表墓非貫則誰宜爲蓋用其所知者
酬焉尙先生之志也夫銘曰

不蹟於奔而遊於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謙有鞀鐘鏞概若釜鬻鼓間
出聲震轟嚴嚴器之碩者則罔不兼先生中身退然潔廉發其和音
不懣不愆不薦廟郊卒死於淹歸歸仙華越人所瞻瞻之維何匪孚
用占有封斯隆如車如檐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亡舅故宋太學進士俞公墓誌銘

并序

內弟東陽俞仁傑將以月日葬吾舅府君乃自其鄉貽書京師告葬
期貫哭拜已南嚮祝曰貫爲貧持祿以糜於茲喪不及臨葬不及虞
罪也奚贖獨假茲蓋石文著府君之隱德闕行質諸其幽尙庶幾有
以慰其營魂於地下則系之曰府君諱相字瑩中曾祖諱寬祖贈承

事郎諱嘉會父通直郎衢州軍事判官諱能于府君幼從鄉先生學治經爲小戴禮大義下筆纏纏千百言宋咸淳七年仲父閣門舍人公當任國子以其名牒上試入等得補太學生祭酒司業博士第其所業嘗在諸生右又明年外舍校定成卽升內舍宋太學制有三舍法由其選號能文章則階通顯矣於時府君纔二十餘而衢州公方監省倉門與閣門公並有列於朝所交皆望卿達士府君旦暮冠帶出入橋門肌膚澤皙儀觀秀儼人以爲是藉諸父以成名者何足與寒峻角哉及從院小吏竊錄其文而證其繩尺之當否則更翁翁稱讓悔謝其知之淺也又數年而宋亡六館爲墟府君亦徑歸不復出崎嶇兵間生理銷落蓋晚得重脰疾冥坐一榻呻吟佔畢外獨嗜天文圖書探研奧蹟不遺毫絲嘗逆推其襍祥災沴之所起曰後當然耳已而果驗然不以語人而人亦不識之間則課子姓讀書者舊過門問故京人境離合交友出處銜杯接席歔歔感愴已復歡欣笑呼賈勇爲樂猶有承平風流意態自餘壹不掛口其言曰盛衰者物之

變也而吾之不變者曷嘗有盛衰哉嗚呼府君非得道者歟其卒以延祐六年八月廿六日壽七十一窆以泰定元年十一月某日兆在西部鄉金家山夫人胡氏子男三長仁傑也次傅翁早天次儼翁山後同邑卜氏女一適胡漢漢業儒孫男三文璧文奎文參孫女二適呂棨王致平閤門公則貫外祖通判靜江軍府卒官銘曰始之遂遂若或將之終之蹇蹇又或方之不磷不緇襲其休光嗇何嗟矣德則允臧於以誅之維後之章

元贈太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鴈門郡侯田公墓碣銘
并序

延祐四年朝請大夫德州知州田君澤旣去官以老中書爲考秩進太中大夫而以中山府知府致仕五年爲至治二年天子推恩臣下寵及其世生封沒贈具如詔書於是君之大父母父母應在卹典得顯贈有差曰世昌大父也階中憲大夫官南陽知府勳上騎都尉爵鴈門郡伯白誠父也階太中大夫官東平路總管勳輕車都尉爵鴈

門郡侯曰李大母也曰趙母也並追封鴈門郡夫人泰定二年君年七十有九而君之子居中亦且六十又一相顧言曰吾世鄭人始吾大父南陽府君遭金亂嘗攝承其州事亡幾病免卒時四十五亂益急李夫人徑攜吾父與二弟冒巖抵險間走渡河北居保定因伍民以著其籍吾田氏宗仆而復植夫人力也久之以介弟屬吾父曰爾兄弟留應更由吾挾爾季還老於鄭矣得年七十八以卒故吾東平府君方在艱棘已知奮厲自力於生業卒能紓窮取裕以開其家及進從學士大夫遊則慨然興起謂吾今不逮於是俟吾兒既長必求明師教掖成就之庶其勿替以引乎自吾有知猶常常舉之以督以儆吾父雖遠而訓言在耳敢忽忘哉今吾幸藉祖考遺德保有祿食歷入官而絲毫不絀於吏議遂得休其衰耄以下從先君於九京爾復有子有孫其深識之又曰吾且暮人耳吾大父母之葬在鄭昔吾守鈞嘗改卜竊鄭之新鄭縣韓保村吾子孫生於保定吾父卒於保定而田氏塋於保定蓋自吾東平府君始矣爾遊居京師孰能文辭

以著吾志爾持吾言而往請焉倘哀而昇之則鑱諸窆石表諸隧上
尙田氏永有寵綏居中嘗善於貫他日攝齊欵門前致其父中山君
之戒曰子而不諾吾無以反白吾父貧曰孝子仁人之心子將張之
不暇而敢以辭嗟乎春雨旣滋草木怒生至其條鬯葉茂而本根之
蔭藉或不能無賴於斯予觀田君之所致知其積累之有自則夫享
有樂康而子孫啟慶之若是吾東平府君之蓄播於前者宜其穫之
炊之而無已也府君之卒在至元廿六年十月二日春秋六十又三
卒之七日窆清苑縣馬車村後十八年而趙夫人卒蓋七十又八矣
卽舉以祔府君之兆子男三長澤也澤字濟民次渥次淵淵早卒孫
男二長居中也次居仁曾孫男四長恕從仕郎大都酒使司提舉次
恂將仕郎順德路廣宗縣主簿次恪次懌曾孫女二長適翟居禎次
未行銘曰

田維媯姓顯氏於齊粵有代序乃別乃支譜散宗縣遜矣莫稽攘攘
鄭郊瓊瓊大屋相時母賢暨於育鞠畔煥流離式嗣式續基之樸之

以有東平爾畜必流爾鬱必聲保人敬恭言觀厥成厥成伊何以克
有子亦仕而優弗殆而止徼其寵章烝昇考妣維考若祖殿邦伯侯
封土祁祁在晉之陬曰大爾承曰輯爾休嗟今之人匪朝謀夕車來
賄遷賈罔常獲視彼田宗其處安宅四世百年孫曾孔儀曷其以徵
墓則有碑博士司諫維顯詩之

亡友王君景先墓誌銘

并序

景先姓王氏諱興祖自中書東曹掾六遷官至朝請大夫禮部郎中
泰定元年四月扈從如北都七月十八日卒留守官舍與其匱還京
藁殯文明門外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啟葬衛州西南小店原距州三
十里景先本曲周之宗其曾祖在金季嘗爲輝州州佐捍城死難因
留塋衛之胙城爲其縣人胙城濱古河道比年飄砂擁礫漫没人廬
舍塚墓景先在時方欲求地改兆不幸早死今嗣子毅翽承志以
獲吉卜而不知景先之遂從入此土也始景先五歲有父喪賴祖母
丁夫人克自生殖踰冠學業見端序卽起爲汝州學正試辟兵部令

史由樞密掾入東曹會朝廷議行科舉以興能取賢凡所著令必經景先手乃定延祐四年考成用仁宗皇帝居東儲領西樞進奉署牘恩超一資授奉訓大夫中書禮部主事改太宗正府左右司員外郎尋拜監察御史按河南廉得其省參知政事宜匝陌丁酗虐民吏數事劾罷之次江陵召爲吏部員外郎亡幾出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建言敦本崇化在尊右儒術因上所會粹漢唐諫臣遺事曰憲覽數百條廷論賞其知要慮囚至大名民有彭四自服爲盜繫獄踰年景先閱其辭遽曰此非盜盜未獲耳已而果得真盜疏免彭而論長吏失入如律滿二歲復以禮部郎中召還死其官春秋纔五十二娶呼延氏一子毅國子典籍景先事丁夫人孝謹夫人餘九十猶在養景先旦暮節時其食飲怡愉樂康忘其耄也蓋景先敏學強善與人交慎終始平居不屑屑口語而臨事持議卓見廉角從仕廿年家無一瓦之覆一廛之耕以寧其居老母丁男孤寄京師平生交友多賻之者其所珍畜經史子集數千卷古名人書畫數十軸而已尤

好爲詩趣尙恬素辭亦清冲在藁數十百篇往往多可喜予來京景先辱與之遊命其子毅從學治經深懷密抱見輒傾盡在東垣書疏往來無虛月嘗欲聯艦吳越覽觀山川形勝以攄發其撫今思古之情而景先不能待矣將概敘其出處昇毅俟葬期鐫之樂石納諸墓中而毅復泣拜以請景先固善予言其又何辭若凡世系具先府君誌銘此不著著其歷官行治之可傳者銘曰

古儒行猷無贖學稽經用律道斯博景先進途如發曠端車而馳閑矩獲羣飛方拏見孤鷄孰返其歸赴冥漠九原茫茫吁可作

承直郎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伍公墓碑銘

并序

高安伍氏著籍於其縣之仁南鄉上泉里者實自豫章臨江再徙以來至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諱先輔始巍然稱大家望其里中矣拔都兒漢言健兒初世祖皇帝統一疆宇勅嘗扈駕南伐驍勇十一萬戶留籍漢湘命樞密院卽江陵之松滋置總管府爲署官比秩三品總凡役之政令其貢賦物估則因湖廣行省以輸達於上蓋介乎兵

民之間而優養之也延祐三年公用東朝宿衛恩起家一命蒞其府
在官三年樞密臣方奏公政績宜遷而公以病滿百日當免徑舍歸
間二歲復至京師覺體中風眩卽日南旋及家猶經紀諸務甚悉泰
定二年秋九月疾作遂卒得年六十明年冬其孤允恭卜兆撫州臨
川縣明賢鄉白竹坑之原將奉匱以窆先期屬其父友廣東帥府掾
李榮持事狀與其府所上最牘走鍾陵乞辭以揭諸其隧予讀太史
公書見其紀次三代戰國秦漢事本末可稱道或者謂退處士崇貨
殖更有所蔽然不知治產積居在追時好取世資而推利任義不拘
牽常算固卓然豪傑之士哉若公甫試而効其可考信者如是是足
以表著之於後矣公自少有智力用之營幹輒操其贏久之治別業
豫章度資用益裕闢塾里中致名師敦其子姓以學實義廩贖宗黨
鄰比之不能自振者豫章城東出望仙門通道吳楚粵故杜梁壤公
伐石新之治鐵塼一百五十尺銜石爲錮且屋其上比至松滋松滋
民阻飢公發囊楮得中統鈔三萬六千貫移縣俾計口予之而富民

亦稍出粟以佐所全活三萬戶有奇前是府建白水書院便學子肄習而庖廩不繼公曰士有事而食然則學非事乎輟羨俸一千七百九貫率先僚吏爲市稻種田三十石其贏猶五千貫樹爲學食母錢山南廉訪使者善公幹敏檄行縣經畫江陵侵沒學田之在版者得水陸田林園一百一十一頃歲廣其租一千三百一十三石中統鈔亦五千五百八十五貫於是訟辭連民吏多移公廉問凡廿餘事鈎致其情人以不寃諸使皆列上其迹至完飾解署增築達道徵工需材常有餘用而不以勞勩誣民爲公之民蓋晏如也晚還上泉遭歲薦祲白郡願輸米麥各五百石從官中給食貧民又大出米五千石下其估貸之尤無業者聽以力傭輦剩粟石二百往賑鄰縣南昌進賢日爲糜粥舖行者環其居百數里人倚公以生公襟抱開朗未嘗躬佔畢爲學問奮其猷行徒手致貲算鉅萬歛散弛張不抑不浮結賓客蓄僮奴樂赴人之急有古任俠之風使位與年可以俱得則漢貲郎功業可指取也嗚呼惜哉曰天富曰文貴曰大賢公之曾大父

天父父也曰劉曰黃曰傅公之曾大母大母母也曰盧曰楊曰也先
忽都公之配而也先忽都宗王女也曰允恭曰朝弼曰趙寄公之子
其庶趙寄更名普安爲允恭後允恭嫡也曰普關公之孫也曰某甲
子卒之日也曰十二月乙酉葬之日也曰承直郎公之階也曰興甫
公之字也曰樂泉公之自謂猶曰樂乎斯泉云也予不佞旣爲撫其
可書者序之又系以銘銘曰

道散俗卑用智自羸進乘其時反虧致成如風水遇如區者萌果孰
使然以施以生惟過而續其機不停旣取旣新有益無傾我觀伍宗
由枿而榮翁之敷之信若權衡豈徒專已矧神倣形一節臨民民歌
治聲將升於明載輯於寧飲德沐惠我鰥我憚志使樂郊移之里閔
直究其庸胡不百齡有襲慶源來裔繩繩爰卜契龜迺闢幽扃土深
水長函蘇葆靈曰茲公宮尙考劄銘

元故大司農史義襄公墓誌銘

并序

中書右丞相贈太尉鎮陽忠武王大勳在盟府不朽在史牒世稱真

定史氏猶漢袁楊唐英衛而濟美過之大司農公謚義襄於太尉爲從孫而金紫光祿大夫兵馬都元帥之孫也元帥太尉母兄鎮真定闔門百口死武仙之難獨二子先從大父行六部尙書留北京獲免季江漢大都督實生義襄義襄幼有大志太尉愛異羣兒命冢嗣萬戶鞠爲己子攜戍襄鄂少長在行間耳目濡染衆號知兵甫冠長干夫從逐趙宣機餘寇手射數人萬戶後以宣慰拔下靜江行定廣西十八州廣東三州義襄常先登以功授承直郎同知靜江路總管府事時有盜據肇慶行省假義襄肇慶總管往討平之還遷奉訓大夫潭州路治中未行進廣東宣慰副使改澗東在廣殲洞獠黎德俘蜒船千艘在澗破山賊柳分司衆七千栝蒼踣婁蒙才楊鎮龍衆五萬東陽摧俞高衆五千紹興殪詹老鴉林雄劉甲一衆數萬温處間功最一時先是張元帥弘範南海凱旋請以鄧軍還史氏宣慰使時爲右丞應曰臣子耀可耀義襄名也召至右丞進平章政事薨明日制下授朝列大夫鄧州舊軍萬戶義襄哭踊誓柩前須平章嫡子榮長

歸其官平章六子籍其田宅奴婢口均界之不自有一毫奉平章與
四夫人之喪返葬太尉兆尋以榮入覲俯伏奏曰是臣所後父之嫡
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領鄧軍世祖皇帝義之命榮襲萬戶爵會將
發關渡兵以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平章政事起義襄將其師
別錫虎符鞍勒弓矢強甲兵未出復郵其世舊改授他帥於是成宗
皇帝始正宸極卽拜資德大夫江州等處行中書右丞至則除火餘
官屋之備若干繕禁官市惡鹽鑄滅江東戶課金人有訟行省臣失
儀者辭引義襄爲證詔遣御史按問義襄以實對言者指爲阿黨義
襄退居待罪上深知之遷江西左丞又遷湖廣一年復還江西罷贛
州屯田軍廣東民丁糧召入拜大司農無幾以太夫人年八十乞身
歸養未報大德九年二月壬辰薨京師春秋五十義襄字真卿娶祖
姑之孫劉氏貞順靜嫺不見喜愠事太夫人爲令婦字子姓爲賢母
嫻黨視儀焉生子男一壘資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女一
適資善大夫司農卿王師聖泰定三年左丞按典式上義襄凡行太

常爲定謚義襄劉夫人亦先封常山郡太夫人明年夏左丞以事如
廣州夫人遽微疾比還而亟以六月辛巳薨薨與寓第享年六十八
左丞舍官扶襯浮舟萬里北歸真定將卜是年某月某日啟義襄之
藪合窆姜固山之原都督兆次泣謂屬寮柳貫曰允公在殯久懼傷
吾母心未就窆窆之禮罪也今不幸吾母亦至大故惟隧道有碑柳
城姚文公嘗掇其大節著之吾將鑱之乃若幽堂之銘所以申吾陵
谷之慮者子其可讓貫弱齡以民事義襄公見其儀觀碩豐器度弘
邃總戎赴敵奇略捷出而臨民豈弟如恐傷之尤好賓禮宿儒名士
燕衍無虛日盛德宜後是生左丞早以令猷再牧侯藩三參機政克
踐世官以光大元帥太尉之遺烈然則義襄曷其死哉尙書于公爲
曾祖諱秉直元帥爲祖諱天倪都督爲父諱權平章爲所後父諱格
公之孫男四長鈞承務郎籍田署令次銀山長安金山孫女三長適
某餘尙幼曾孫男女五人銘曰

史氏世臣佐國基命宣承武威九土耆定桓桓都帥執節死正孰存

其孤以克保姓匪姓之保實鴻厥慶公生師中屬時鼎盛殲戎獲醜
憬彼無競幢纛舒舒前騎後乘旣輟西師重付宰柄山區海封我藩
我屏三邊晏安不戒而令徵爲大農始還朝請帝曰汝庸予其聽瑩
汝儀邇聯陳善謂敬公拜稽首謀予於縶臣有母揚待臣溫清忠長
本短高聰幸應詔可未頒履其一鏡公自服官被遇二聖太尉諸孫
獨也淵觀其覩維何日節其性雖則宴娛不縱不營天道匪訛常以
善勝透觀蘊藜故想齷齪肆令象賢如泗有磬聲於廟階可聞可詠
倬茲人門輝光引映手開玄堂爲神之廷公遊於斯死目當瞑石固
坎探山經川亘尙利嗣人罔弗宜稱陵谷有遷於焉取證

師氏先塋碑銘

并序

師氏寧夏人而有塋於濮陽之東蓋其徙居三世矣徙三世而始顯
且大若富人之稼然耘耔之力優則銓艾之功至豈以且暮計獲爲
贏哉泰定二年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師公由工部尙書出宣
慰淮東升秩二品按典式得贈封二代及制下大父諱某自中書兵

部侍郎贈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寧夏郡侯父
諱某自中書禮部尚書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寧夏郡公大母惠氏母王氏並寧夏郡夫人於是以
公貴凡三錫命書矣寧夏之俗僧民同廬而異版郡侯之父諱某仕
夏爲管僧官在國中稱大姓郡侯生十四歲會天兵破滅夏以西有
旨戈矛所向者暑無遺育郡侯方被驅太婿昌王見其姿儀頎整髮
澤鮮潤憐而生之解駝鞍覆土使伏其下傳令者再至太婿不得已
宣言曰全定河西一國不留一童男備貴主炊爨乎遂收置邸中迨
長出銜使命歸致分賦有忠實稱太婿薨郡侯亦以其家卜大名之
濮陽居焉又營別業汴之許昌故濮東之塋卽祖郡侯郡侯生郡公
尤愼厚尙義不樂爲浮靡事平居雖臨皂隸無矜慢崇重儒術教子
諄切終身未嘗出一惡言鄉里號爲德人卒年四十九葬濮塋第二
域蓋師氏之在濮陽肇基於郡侯堂構於郡公而塗塋塋丹於廉訪
公其所由來漸矣不然郡侯以童羈之身脫鋒刃之難東來數千里

卒開子孫顯大之業以余觀之其積仁累德是不特一世哉肆今廉訪公早用才敏躋榮仕路再遷而以左右司都事佐河南省拜南臺監察御史改西臺復以左右司員外郎佐江浙省召入爲御史除浙西廉訪副使遄以右司員外郎召進兵部侍郎出牧平江選爲京尹遂長工曹入儀班著出秉旄節宏猷碩慮山立雲翥方中外期屬如公不四三人然則公顯大其祖若父以光裕於師氏之宗者殆不止是也嗚呼士之誠善於躬不克自奮雖湮鬱於一時而終焜耀於來世又幸而代遭聖神崇孝勸忠著爲褒卹之典寵有封爵澤及漏泉曾不以遲速幽顯爲間則夫求天道於悠邈而忽人事於細微徵諸師氏吾固不得而深信之矣郡公子男四其二早世長卽廉訪公名克恭字敬之四娶曰王氏累封寧夏郡夫人曰蕭氏未封而卒曰拜葉倫氏曰周氏次脫脫木兒以子通籍得封承事郎長垣縣尹娶乃蠻氏亦封宜人女四適某某孫男六孫女五曰恒曰晉國子生公試入等承事郎同知泗州事曰升亦國子生壻曰某某廉訪公

出也曰德寧曰李羅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承事郎同知濬州事長垣君出也曰塔海壻曰某某早世者出也外孫安兒國子高等生起家承務郎江州彭澤縣達魯花赤丑閭泰定四年進士滑州白馬縣丞郡公內外孫九人其四皆掇文科餘亦有仕資師氏之德其可究矣乎昔貫以博士教國子晉升李羅執經席間審知公立朝大節迺茲備官江右實授容察公謂贊曰先塋之碑無辭以刻遺美不彰余維多罪子嘗司誅奉常所言宜昭潛信後其爲我著之何如貫承命敘次復系以銘銘曰

山條川支演迤西來經於夏墟風氣始開其產美玉球琳瑤瓊或顯或湮由見者異湮爲淵珍顯爲瑞器發而之用不必並世維宗師氏曷其徂東匪於兵棘將啟其逢譬彼流坎抵平則通大鼎養賢獨家於食烝哉聞孫仰受成式式是孝忠明揚厥職旣儀於廷亦旬亦宣靈承湛恩大賁幽泉元侯上公叠袞重延公曰斯寵吾祖吾父蓄厚報優余何能舉隧有桓碑廟有簋簠不聲於歌胡考其休濮東之封

自吾祖侯企瞻夏西興雲如丘高會之靈赫其戾止同佑我後歆於
茲祀託辭貞珉式究終始

周東揚墓誌銘

并序

東揚之學成於科廢學散之後其植本豐故其枝葉茂也延祐初元
仁宗皇帝方出宸斷尊右經術闢科舉取士之路而新學諸儒以非
所素習挾其利而取之議者咸詆病焉獨東揚大立小隨恢恢乎有
游刃之地矣延祐四年江西以春秋舉上禮部有司訾其策語不合
意不得第七年復以禮記舉上明年至治元年擢丙科授將仕郎永
州零陵縣丞零陵在荆楚上游俗戇民嚚東揚至則因其所蔽爲開
說仁義使知去彼就此縣有巫嫗曰國母自詭能言禍福爲書數通
使弟子行民間愚者爭願標名其上由是趨門日衆東揚曰張角三
十六方其初亦不過是亟逮寘於法比縣祁陽有馬前卒毆民至死
長官故匿其實東揚次當檢覆得其情檣中一訊卽伏論者常謂儒
者迂疏少効而不知真儒之効固隨試有成者如此代還赴吏部銓

調爲南安路上猶縣尹致和元年三月到官其民素聞零陵之政私相告語曰吾縣多幸朝廷畀以善人長者庶其惠休於我吾敢自戾於治未幾疾作猶強起署文書理詠獄旣而浸劇移告北還以五月十四日抵家二十八日遂卒東揚姓周氏諱尙之東揚其字也春秋六十又一曾祖諱光祖祖諱山甫父諱子鴻三世皆隱而不耀初室以王氏趙氏繼室以蔡氏子男二曰顧言曰永言孫男二尙幼東揚務爲深遠靖簡不事襮衒其學根柢六經旁出入諸史百家至莊屈荀揚左馬韓柳氏之書皆手自繕寫行吟坐諷將老不輟比州並邑走書授幣闢塾迎致以先得爲快旣取第需次里居來學之徒常數十人寤疑辨惑無不厭滿平生所著有禮記集義若干卷過言卮言穀音又若干卷藏於家願言將以天曆二年某月某甲子奉柩卜某鄉某原爲窆就窆先期以其友熊椅所述事狀求余銘余初識東揚京師泊來江右而東揚調官始歸一再過余以其學交相證情好彌欸別之上猶未數月而已不可作矣嗚呼余讀豐城志載鄉貢進士

周諤熙寧中所撰勅書樓記服其序述之嚴論議之確而又得東揚所著雜詩文喜夫周氏之世再以文顯可尙也哉乃序而銘之其銘曰

古儒治經爰稽其實今士徇名縛文薄質於皇盛時載崇經術取人以仁異材軼出東揚始升用鄉三物射策先登如稼斯銓丞邑於荆績用仡仡旣陟其門亦朱其韋尙俾之年承休進律以觀儒猷以驗天騰大車在行將駕而蹶彼耄而嗟此壯而怫不亡者存其音秩秩庶其方來貽光紹述有相斯丘惟君子室吾銘昭之聲於湮鬱

元贈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騎都尉追封南陽郡伯宋公墓

碑銘 并序

至元廿四年冬十月南陽宋公敬之以湖廣行中書掾徇直節不阿積憤懣客死於靜江驛舍時年四十有六自公之死讒欲稍戢正論獲伸旣而奸臣伏誅天下曉然知有君子小人消長之分矣初長沙武安王阿里海牙貳太傅淮安忠武王平定江南有功上流及平章

湖廣行省致公爲掾於時阿里伯崔燕帖木兒出爲江淮行省左右丞深務綏撫新附擇循良吏爲守貳令丞人便安之如承平時中書平章政事阿合馬旣竊政柄一視貨財輕重不問獷愞黠癡皆署江南官名海放選二丞輒從中沮止故有隙阿合馬銳意窮索崔公所歷地蹤跡疑似將傳致其罪無所得時公初升營田府提控案牘疑其府嘗有私誣逮公入刑部獄使鞠者羅織成之公拒不承鞠者雖暴酷終歲不能更其一辭會崔公中禍死公得解去鎮南府征交趾大將六七人武安與焉公以掾屬從兵入境破險隘灌其軍府倉卒班師武安上功京師其秋海溢湖盛交人乘勢潰隄灌其軍府倉卒班師武安脫急難顛沛公未嘗頃刻離左右也阿合馬敗桑哥驟得政尤奸黠殘虐樹媼婭黨與聯絡中外要束木爲左丞湖廣當武安時所欲爲不得直遂以其積仇累怨訴京師桑哥挾爲左驗行其讒武安自裁死時要束木初見公實欲深致其毒猶誘以甘言會石大獠竊發湖南左丞劉二拔都兒當統師往捕要束木乃宣言曰吾省縮軍政制

變嶺海間非練達吏豈能有濟命選公爲分省掾南去而欲因事中傷之烏馬兒再舉征交劉復主餉饋要東木特輟公督造石康海舟拈撫纖碎無其迹猶下急符句攝氣燄暴甚公在瘴鄉居鬱鬱不遂及赴逮益以憂憤得疾次靜江遂卒閱四年朝廷大正桑哥誤國之罪要東木亦次伏其辜於是天下有識之士咸服武安知人之明而以公爲能自靖自獻庶幾乎不辱其身者矣公諱欽其字敬之世爲相人治岐伯鬼臾區言爲方脉醫金徙都大梁會大父爲尙醫入內診上脉息著聲始析家遷來河南大父值金亡避兵又徙南陽府舊縣曰申州父全幼慧多學依葉縣富人楊氏爲壻故又爲葉人三子公其中子也公起家試吏南陽府王供給攻圍襄樊軍用無乏以能擢河南營田總管府提控案牘武安識公材器拔於衆中故亦能以死報武安焉公之配東平趙姓生子男四曰文祐曰文瑞曰文瓚曰文琪延祐三年二月甲申始克葬建康之上元縣金陵鄉龍灣之原葬已八年爲泰定元年朝廷載定褒卹之典以寵嘉臣子之世於是

公之子文瓚入爲右司都事得贈公承事郎趙夫人始封宜人明年文瓚自監察御史左司員外郎出爲江浙省左右司郎中加贈公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葉縣子夫人進葉縣太君天曆元年文瓚爲禮部侍郎升秩四品復加贈公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騎都尉南陽郡伯夫人亦進封南陽郡太君時文祐以廣德路筦庫官先卒文瑞以承事郎淮安路沐陽縣尹去官繼卒文琪以福建驛馬提領最先卒而文瓚之妻南陽郡君王氏亦卒京師皆寄菽淮浙間明年天曆二年文瓚乞告於朝將捧命書奠墓下并啟兄弟與內子之殯並耐公兆次同域異窆先事請於其友東陽柳貫曰昔吾父執節懷義累遭誣讎卒以讒死死三十七年而葬葬十有三年幸叨上恩錫封子爵惟具著哀榮終始文諸隧石厥有彝制敢以狀私於執事賚曰公行應銘法侍郎又以禮請其將何辭乃序而銘之且以信夫君子之澤積久而流長者如此其銘曰

井變而阡祿不以世士而從仕委身徇義不怵於威不劫於利志立

誠存之死靡二始南陽伯署郡功曹用文無害著其年勞進事武安
從征於交執我勝算制彼繹騷班師而還不亡一矢君子小人同趨
異軌育妖者狐含毒跂跂玉以攻全誰匱爲毀憂恚憑陵殞厥中身
諒哉直節可質明神子也初嬰旣冕而紳天耶人耶定勝相因上聖
垂仁率土怙冒示臣昭先以勸忠孝有爵有封有渙其號葉漑根滋
如雨斯膏有制車旂有分土田予寵疏榮下漏幽泉曷以薦之尊罍
豆邊來假來歆遲公其旋魂氣之升炬炳泉冽旣伸旣止上昭下徹
矧是佳城相望中葉何必故鄉有安無艱蔣陵之南鬱其松楸再世
相從樂哉斯丘子子孫孫是蔭是庥揭德振華以列諸幽

玉山居士胡公墓碣銘

玉山居士何以名不矯善不誣實隱於其鄉卽以其鄉之名自謚焉
象其德故稱其名也居士生宋寶慶丁亥得壽八十有九以延祐乙
卯六月二十九日終於家闋七年而葬葬之域曰樂丘其地坵塘邇
於其家居生所自卜而自名之也居士學積於躬而行儀於家中遭

易代安隱無競既老而傳益夷猶林壑間潛幽伏窈窕寐歌或悄
悄以悲亦欣欣以樂也篤於義故宗婣里黨無違言周於禮故祀饗
昏冠無愆節儉不至陋用不過奢其所履如此而其可以燾後訓嗣
者不止是也方年八袞子孫將洗腆致慶忽命肩輿徑尋天台桐柏
之勝登瓊臺俯石梁經月乃歸霜髯朱頰望之如古仙羽人遊戲人
間而偶見之也居士姓胡氏諱釋之字開甫其先自永康徙來東陽
之玉山曾祖諱亶祖諱元俊父諱景南受業於國子司業陳公大猷
之門者居士之世也居士娶石潭俞氏柔儉慈順爲令婦爲賢母諸
行卓然二子曰有光曰召虎召虎爲叔氏後孫男五曾孫男八居士
之流慶有衍者尙未艾也俞夫人生淳祐乙亥卒延祐庚申之二月
三日壽八十二也明年十一月庚寅合葬之日也居士之同祀女弟
適余舅宋太學進士俞公內弟仁傑實以有光狀來請銘余不得而
辭也余觀自古史記所載隱德之君子豈必奇迹顯行越衆駭俗爲
足傳哉亦曰反諸其行而信質諸其後而無疑焉耳則夫居士之葆

素守冲終於耆耄世雖一紀而其善行不亡固凜然大雅之遺風也
序而繫之銘維以志夫實也銘曰

不懈於修不躋於行既壽而康以享其生亡鑒之嗟惜不百齡歸於
樂丘體安魂寧尙利爾後迄觀厥成

柳待制文集卷十